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48 册 No. 2017

万善同归集 3 卷

[卷上](#) [卷中](#) [卷下](#)

目录

[万善同归集序](#)

[附永明寿禅师垂诫](#)

No. 2017

万善同归集序

朝奉郎守司农少卿致仕轻车都尉长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沈振撰

稽夫享四溟之广，非聚流而弗充；跻十地之尊，非聚善而弗具。然则深不可测者，在乎积纳而久；圣不可知者，在乎积修而勤。矧妙觉垂言，玄通立教，苟一豪而向善，可三界以超尘；必也寤寐真詮，揄扬觉路，庶渐磨而成熟，亘钻仰而克勤。抑则非圣非凡，在迷在悟，欲深跻于圣域，当遽革于凡心；匪一事以熏陶，必多门而练习。或教言曲妙，标佛陇之徽猷；或禅理深融，藹曹溪之淑誉。不可执空而离有，不可背实而从无。要释权宜，爰归实相；权实既了，虚空可存。故达者转物以明心，可言妙用；迷者按文而滞教，岂谓通方。或克荷于经龙，或坚持于律虎，或瞻礼睟容之谨愿，或绕行净室之勤渠，或口诵尊名，或心观乐土，或供以蒲塞，无重富以忽贫；或施及擅波，无增好而减恶，事如均等，利亦优隆。凡依律依禅，当资乎介福；造经造像，必藉乎多为。莫谓有己之贤，即心而佛。从凡超圣，未有不修之释迦；从妄入真，未有不证之达磨。在人崇道，非佛异途。常贵精勤，无从怠易；重分阴之瞬息，研大道之根原。一篲如亏，曷致巍巍之镇？三乘或废，难登慈忍之门。则无自我之矜，则无舍彼之善。必求全德，方可质疑。心非非心，法非非法，要在心传心而印可，法授法以师资。匪胶善于一隅，

宜励精于万行。菩提之子可种，瞻养之方可修；明则而升兜率天，昧则而沈阿鼻狱。言如自泥，即罔水而行舟；性若稍通，非渡河之用筏。前圣后圣皆是因心，彼时此时曾何异法？噫！法在非在，心空弗空。无修而无所不修，真修亦泯；无住而无所不住，真住皆亡。悯尔群生，含兹一性，本无淑慝，为外物之所迁，苟不修明曷中，肩之能杜，如资妙善，可谓真归。故前哲之缕言，俾后昆之缘学，乃搜罗教目，示谕迷情者也。

智觉禅师，性晤机圆，才丰学际。曩生积习，与诸法以同符；今世流通，与诸佛而合契。念他已则如自己；观他心则如自心。嘗撰《万善同归集》上中下三卷，所以劝一切有缘者也。或朱紫名流、缙黄法系、善男善女、高行高才，但至恭而至勤，则无贵而无贱。寔利生之良药，示求佛之要津，莫非括诸经、诸论之法言，作未觉、未知之先范。周旋劝导，谨密修持；永为梵花之权衡，宗门之准度云尔。

今法慧院智如藏主，夙资仁性，躬践圣猷。见贤而同己之贤，见善而同己之善。总明师之论譔，兴异世之楷抚，福利兹深，方便不少。而又自倾囊楮，遽出贱货，肇为倡率之隆，仍募高明之助；胜缘既集，能事必行。因镂版以成编，贵修身而有监，将垂不朽。缪托非才，如振性昧，洞微言、睽枢要；猥承嘉请，难克固辞。聊述纪纲，敢逃谄让。时圣宋熙宁五年闰七月七日序

万善同归集卷上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觉禅师延寿述

夫众善所归，皆宗实相。如空包纳，似地发生；是以但契一如，自含众德。然不动真际，万行常兴；不坏缘生，法界恒现；寂不阂用，俗不违真；有无齐观，一际平等。是以万法惟心，应须广行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滞真修。若欲万行齐兴，毕竟须依理事；理事无阂，其道在中。遂得自他兼利，而圆同体之悲；终始该罗，以成无尽之行。

若论理事，幽旨难明；细而推之，非一非异。是以性实之理、相虚之事，力用交彻，舒卷同时。体全遍而不差，迹能所而似别。事因理立，不隐理而成事；理因事彰，不坏事而显理。相资则各立，相摄则俱空；隐显则互兴，无阂则齐现。相非相夺，则非有非空；相即相成，则非常非断。若离事而推理，堕声闻之愚；若离理而行事，同凡夫之执。当知：离理无事，全水是波；离事无理，全波是水。理即非事，动湿不同；事即非理，能所各异。非

理非事，真俗俱亡；而理而事，二谛恒立。双照即假，宛尔幻存；双遮即空，泯然梦寂。非空非假，中道常明；不动因缘，宁亏理体。故菩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涉有而不乖空；依实际而起化门，履真而不阂俗。常然智炬，不昧心光，云布慈门，波腾行海，遂得同尘无阂，自在随缘，一切施为，无非佛事。

故《般若经》云：「一心具足万行」；《华严经》云：「解脱长者告善财言：『我若欲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随意即见；乃至所见十方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当知菩萨修诸佛法、净诸佛刹、积习妙行、调伏众生、发大誓愿，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应以善法扶助自心、应以法水润泽自心、应于境界净治自心、应以精进坚固自心、应以智慧明利自心、应以佛自在开发自心、应以佛平等广大自心、应以佛十力照察自心。』」

古德释云：「心该万法，谓非但一念观佛，由于自心；菩萨万行，佛果体用，亦不离心，亦去妄执之失。谓有计云：『万法皆心，任之是佛；驱驰万行，岂不虚劳？』今明：『心虽即佛，久翳尘劳，故以万行增修，令其莹彻。但说万行由心，不说不修为是；又万法即心，修何阂心？』」

问曰：「祖师云：『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体』；《涅槃经》云：『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如何劝修，故违祖教？」

答：「祖意据宗，教文破着。若禅宗顿教，泯相离缘，空有俱亡，体用双寂；若华严圆旨，具德同时，理行齐敷，悲智交济。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别之义不亏；普贤以行严理，根本之门靡废。本末一际，凡圣同源；不坏俗而标真，不离真而立俗。具智眼而不没生死；运悲心而不滞涅槃。以三界之有，为菩提之用；处烦恼之海，通涅槃之津。夫万善是菩萨入圣之资粮；众行乃诸佛助道之阶渐。若有目而无足，岂到清凉之池？得实而忘权，奚升自在之域！是以方便、般若，常相辅翼；真空、妙有，恒共成持。《法华》会三归一，万善悉向菩提；《大品》一切无二，众行咸归种智。故《华严经》云：『第七远行地，当修十种方便慧殊胜道：所谓虽善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而慈悲不舍众生；虽得诸佛平等法，而乐常供养佛；虽入观空智门，而勤集福德；虽远离三界，而庄严三界；虽毕竟寂灭诸烦恼焰，而能为一切众生起灭贪瞋痴烦恼焰；虽知诸法如幻、如梦、如影、如响、如焰、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自性无二，而随心作业，无量差别；虽知一切国土犹如虚空，而能以清静妙行庄严佛土；虽知诸佛法身本性无身，而以相好庄严其

身；虽知诸佛音声，性空寂灭，不可言说，而能随一切众生，出种种差别清净音声；虽随诸佛了知三世惟是一念，而随众生意解分别，以种种相、种种时、种种劫数，而修诸行。』《维摩经》云：『菩萨虽行于空，而植众德本，是菩萨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

古德问云：「万行统惟无念，今见善见恶，愿离愿成，疲役身心，岂当为道？」

答：「此离念而求无念，尚未得真无念，况念无念而无阂乎？又无念但是行之一，岂知一念顿圆，如上所引。佛旨焕然，何得空腹高心，以少为足，拟欲蛙嫌海量，萤掩日光乎？」

问：「泯绝无寄、境智俱空，是祖佛指归、圣贤要路。若论有作，心境宛然，凭何教文，广陈万善？」

答：「诸佛如来一代时教，自古及今，分宗甚众。撮其大约，不出三宗：一、相宗。二、空宗。三、性宗。若相宗多说是；空宗多说非；性宗惟论直指，即同曹溪见性成佛也。如今不论见性，罔识正宗，多执是非，纷然诤竞，皆不了祖佛密意，但徇言诠。如教中或说是者，即依性说相；或言非者，是破相显性；惟性宗一门，显了直指，不说是非。如今多重非心、非佛、非理、非事，泯绝之言，以为玄妙，不知但是遮诠治病之文。执此方便，认为目标，却不信表诠直指之教，顿遗实地，昧却真心。如楚国愚人，认鸡作风；犹春池小儿，执石为珠。但任浅近之情，不探深密之旨，迷空方便，岂识真归？」

问：「诸佛如来三乘教典，惟有一味解脱法门，云何广说世间生灭缘起？拟心即失，不顺真如；动念即乖，违于法体。」

答：「若论一相、一味，此乃三乘权教，约理而言，即以一切因缘，而为过患。今所集者，惟显圆宗：一一缘起，皆是法界实德，不成不破、非断非常。乃至神变施为，皆法如是故，非假神力暂得如斯。纔有一法缘生，无非性起功德。《华严经》云：『此华藏世界海中，无问若山、若河，乃至树林、尘毛等处，一一无不皆是称真如法界、具无边德。』」

问：「经云：『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又云：『取相凡夫，随宜为说。』若得理本，万行俱圆，何须事迹，而兴造作乎？」

答：「此是破贪着执取之文，非干因缘事相之法。《净名经》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金刚三昧经》云：『有二入：一、理入。二、行入。』以理导行，以行圆理。又菩提者，以行入无行。以行者，缘一切善法；无行者，不得一切善法。岂可滞理亏行，执行违理。」

「祖师马鸣《大乘起信论》云：『信成就发心有三：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深心：乐集一切诸善行故。三、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论问：「上说法界一相、佛体无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复假求学诸善法之行？」论答：「譬如大摩尼宝，体性明净，而有矿秽之垢；若人虽念宝性，不以方便，种种磨治，终无得净。如是众生真如之法，体性空净，而有无量烦恼、垢染；若人虽念真如，不以方便种种熏修，亦无得净；以垢无量，遍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归顺真如法故。略说方便有四种：一者行根本方便。谓观一切法自性无生，离于妄见，不住生死；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业果不失，起于大悲，修诸福德，摄化众生，不住涅槃，以随顺法性无住故。二者能止方便。谓惭愧、悔过能止一切恶法，令不增长，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三者发起善根增长方便。谓勤修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以爱敬三宝淳厚心故，信得增长，乃能志求无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所护故，能消业障，善根不退，以随顺法性离痴障故。四者大愿平等方便。所谓发愿，尽于未来，化度一切众生，使无有余，皆令究竟无余涅槃，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法性广大，遍一切众生，平等无二，不念彼此，究竟寂灭故。」』

「牛头融大师问：『诸法毕竟空，有菩萨行六度万行否？』答：『此是三乘二见心。若观心本空，即是实慧，即是见真法身；法身不住此空，谓有运用觉知，即是方便慧。方便慧亦不可得，即是实慧；恒不相离，前念后念，皆由二慧发。故云：「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

「先德问云：『即心是佛，何假修行？』答：『祇为是故，所以修行。如铁无金，虽经锻炼，不成金用。贤首国师云：「今佛之三身、十波罗蜜，乃至菩萨利他等行，并依自法，融转而行。即众生心中，有真如体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由心中有真如相大，今日修行引出报身；由心中有真如用

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由心中有真如法性，自无慳贪，今日修行，顺法性无慳，引出檀波罗蜜等。」当知三祇修道，不曾心外得一法、行一行。何以故？但是自心，引出自净行性，而起修之。故知摩尼沈泥，不能雨宝；古镜积垢，焉能鉴人？虽心性圆明、本来具足，若不众善显发，万行磨治，方便引出，成其妙用，则永翳客尘，长沦识海，成妄生死，障净菩提。是以祖教分明，理事相即，不可偏据而溺见河。』」

问：「善虽胜恶，念即乖真；约道而言，俱非解脱。何须广劝，滞正修行？既涉因缘，实妨于道！」

答：「世出世间，以上善为本：初即因善而趣入，后即假善以助成。实为越生死海之舟航；趣涅槃城之道路。作人天之基陛；为祖佛之垣墙，在尘、出尘不可暂废。十善何过？弘在于人。若贪着，则果生有漏之天；不执，则位入无为之道。运小心，堕二乘之位；发大意，升菩萨之阶；乃至究竟圆修，终成佛果。以知非关上善能为滞阂之因，全在行人自成得失之咎。故《华严经》云：『十不善业道，是地狱、畜生、饿鬼受生之因；十善业道，是人、天乃至有顶处受生之因。又此上品十善业道，以智慧修习，心狭劣故、怖三界故、阙大悲故、从他闻声而了解故，成声闻乘；又此上品十善业道，修治清静，不从他教，自觉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缘法故，成独觉乘；又此上品十善业道，修治清静，心广无量故、具足悲愍故、方便所摄故、发生大愿故、不舍众生故、希求诸佛大智故、净治菩萨诸地故、净修一切诸度故，成菩萨广大行；又此上上十善业道，一切种清静故，乃至证十力、四无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应令一切具足清静。』乃至『菩萨如是积集善根、成就善根、增长善根、思惟善根、系念善根、分别善根、爱乐善根、修集善根、安住善根；菩萨摩訶萨如是积集诸善根已，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萨行，于念念中，见无量佛，如其所应，承事供养。』又云：『虽无所作，而恒住善根。』又云：『虽知诸法无有所依，而说依善法而得出离。』《大智度论》云：『佛言：「我过去亦曾作恶人小虫，因积善故乃得成佛。」』又如十八不共中，有欲无减者：佛知善法恩故，常欲集诸善法，故欲无减；修集诸善法，心无厌足，故欲无减。如一长老比丘目暗，自缝僧伽梨，衽脱，语诸人言：『谁乐欲为福德者，为我衽针。』尔时佛现其前语言：『我是乐欲福德、无厌足人，持汝针来。』是比丘斐亶，见佛光明，又识佛音声，白佛言：『佛无量功德海，皆尽其边底，云何无厌足？』佛告比丘：『功德果报甚深，无有如我知恩分者；我虽复尽其边底，我本以欲心无厌足故得佛，是故今犹不息；虽更无功德可得，我欲

心亦不休。』诸天世人惊悟：佛于功德尚无厌足，何况余人！佛为比丘说法，是时肉眼即明，慧眼成就。又云：『佛言：「若不成就众生净佛国土，不能得无上道。」何以故？因缘不具足，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缘者，所谓一切善法，从初发意行檀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于是行法中，无忆想分别故。』』

问：「夫如来法身，湛然清静，一切众生祇为客尘所蔽，不得现前。如今但息攀缘，定水澄净，何须众善，向外纷驰，反背真修，但成劳虑？」

答：「无心寂现，此是了因；福德庄严，须从缘起。二因双备，佛体方成。诸大乘经无不具载。《净名经》云：『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从慈、悲、喜、舍生，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乃至从断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如来身。』又云：『具福德故，不住无为；具智慧故，不尽有为；大慈悲故，不住无为；满本愿故，不尽有为。』此乃自背圆诠，不遵佛语。拟捉涅槃之缚，欲沈解脱之坑；栽莲华于高原，植甘种于空界，欲求菩提华果，何出得成？所以云：『入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耳。乃至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

问：「入法，以无得为门；履道，以无为先导。若兴众善，起有得心，一违正宗，二亏实行。」

答：「以无得故无所不得；以无为故无所不为。无为岂出为中？无得非居得外。得与无得，既非全别；为与无为，亦非分同。非别非同，谁言一二；而同而别，不啻千差。若迷同、别两门，即落断、常二执。所以《华严·离世间品》云：『知一切法，无相是相，相是无相；无分别是分别，分别是无分别；非有是有，有是非有；无作是作，作是无作；非说是说，说是非说，不可思议。知心与菩提等，知菩提与心等，心及菩提与众生等；亦不生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不可思议。于念念中入灭尽定，尽一切漏而不证实实际，亦不尽有漏善根；虽一切法无漏，而知漏尽，亦知漏灭；虽知佛法即世间法，世间法即佛法，而不于佛法中分别世间法，不于世间法中分别佛法；一切诸法，悉入法界，无所入故；知一切法皆无二、无变易，不可思议。』』

问：「一切众生不得解脱者，皆为认其假名，逐妄轮回，《楞严经》中唯令以湛旋其虚妄灭生，伏还元觉，得元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圆成果地修证。云何一向徇斯假名，论其散善，转增虚妄，岂益初心？」

答：「名字性空，皆唯实相，但从缘起，不落有无。《法句经》云：『佛告宝明菩萨：「汝且观是诸佛名字，若是有，说食与人，应得充饥；若名字无者，定光如来不授我记，及于汝名如无授者，我不应得佛。当知字句其已久如，以我如故，备显诸法，名字性空，不在有无。』』《华严经》云：『譬如诸法不分别自性，不分别音声，而自性不舍，名字不灭；菩萨亦复如是，不舍于行，随世所作，而于此二无执着。』是以不动实际，建立行门；不坏假名，圆通自性。」

问：「何以不任运腾腾，无心合道？岂须万行，动作关心？」

答：「古德显佛果有三：一、亡言绝行，独明法身无作果。二、从行渐修，位满三祇果。三、从初理智自在圆融果。此是上上根人，圆修圆证，虽一念顿具，不妨万行施为；虽万行施为，不离一念。若亡情冥合，各是一门；迟速任机，法无前后。」

问：「触目菩提，举足皆道，何须别立事相道场，役念劳形，岂谐妙旨？」

答：「道场有二：一、理道场；二、事道场。理道场者，周遍刹尘；事道场者，净地严饰。然因事显理，藉理成事。事虚揽理，无不理之事；理实应缘，无阂事之理。故即事明理，须假庄严；从俗入真，唯凭建立，为归敬之本，作策发之门，覩相严心，自他兼利。」

「《止观》云：『圆教初心，理观虽谛，法忍未成，须于净地严建道场，昼夜六时，修行五悔，忏六根罪，入观行即乘戒兼急，理事无瑕，诸佛威加，真明顿发，直至初住，一生可阶。』上都仪云：『夫归命三宝者，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无相离念也。佛悬知凡夫系心，尚乃不得，况离相耶？如无术通人，居空造舍也。依宝像等三观，必得不疑。』佛言：『我灭度后，能观像者，与我无异。』《大智论》云：『菩萨唯以三事无厌：一、供养佛无厌。二、闻法无厌。三、供给僧无厌。』天台智者问云：『世间有空行人，执其痴空，不与修多罗合，闻此观心，而作难言：「若观心是法身等，应触处平等，何故经像生敬，纸木生慢？敬慢异故，则非平等；非平等故，法身义不成。』」答：「我以凡夫位中，观如是相耳，为欲开显此实相，

恭敬经像，令慧不缚；使无量人，崇善去恶，令方便不缚，岂与汝同耶？」』乃至广兴法会，建立坛仪，手诀加持，严其胜事，遂得道场现证、诸佛威加，皆是大圣垂慈，示其要轨。或覩香华之相，戒德重清；或见普贤之身，罪源毕净，因兹法事圆备，佛道遐隆，现斯感通，归凭有据。是以须遵往圣，事印典章，不可凭虚出于胸臆，毁德坏善，翻堕邪轮，拨有凝空，枉投邪网。」

问：「《金刚般若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何立相标形，而称罪事？」

答：「息缘泯事，此是破相宗；直论显理，即是大乘始教。未得有无齐行，体用交彻。若约圆门无碍，性相融通，举一微尘，该罗法界。《华严经》云：『清净慈门刹尘数，共生如来一妙相；一一诸相莫不然，是故见者无厌足。』《法华经》云：『汝证一切智，十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至真实灭。』《大涅槃经》云：『非色者，即是声闻、缘觉解脱；色者，即是诸佛如来解脱。』岂同凡夫横执顽碍之境以为实色，二乘偏证灰断之质而作真形？是以六根所对，皆见如来；万像齐观，圆明法界，岂待消形灭影，方成玄趣乎？」

问：「即心是佛，何须外求？若认他尘，自法即隐。」

答：「诸佛法门，亦不一向，皆有自力、他力、自相、共相，十玄门之该摄、六相义之融通。随缘似分，约性常合。从心现境，境即是心；摄所归能，他即是自。古德云：『若执心境为二，遮言不二，以心外无别尘故；若执为一，遮言不一，以非无缘故。』《净名经》云：『诸佛威神之所建立。』智者大师云：『夫一向无生观人，但信心益，不信外佛威加益。』经云：『非内非外，而内而外。而内故，诸佛解脱于心行中求；而外故，诸佛护念。云何不信外益耶？』夫因缘之道，进修之门，皆众缘所成，无一独立。若自力充备，即不假缘；若自力未堪，须凭他势。譬如世间之人在官难中，若自无力得脱，须假有力之人救拔。又如牵拽重物，自力不任，须假众它之力，方能移动。但可内量实德，终不以自妨人。又若执言内力，即是自性；若言外力，即成他性；若云机感相投，即是共性；若云非因非缘，即无因性，皆滞碍执，未入圆成。若了真心，即无所住。」

问：「经云：『观身实相，观佛亦然。』一念不生，天真顿朗。何得唱他佛号，广诵余经？高下轮回，前后生灭；既妨禅定，但徇音声。水动珠昏，宁当冥合？」

答：「夫声为众义之府，言皆解脱之门，一切趣声，声为法界。经云：『一一诸法中，皆含一切法。』故知一言音中，包罗无外，十界具足，三谛理圆。何得非此重彼，离相求真，不穷动净之源，遂致语默之失。故经云：

『一念初起，无有初相，是真护念。』未必息念消声，方冥实相。是以庄严门内，万行无亏；真如海中，一毫不舍。且如课念尊号，教有明文。唱一声而罪灭尘沙；具十念而形栖净土。拯危拔难，殄障消冤，非但一期暂拔苦津，托此因缘终投觉海。故经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又经云：『受持佛名者，皆为一切诸佛共所护念。』

《宝积经》云：『高声念佛，魔军退散。』《文殊般若经》云：『众生愚钝，观不能解，但令念声相续，自得往生佛国。』《智论》云：『譬如有人初生堕地，即得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满中七宝，以用施佛，不如有人于后恶世称一佛声，其福过彼。』《大品经》云：『若人散心念佛，乃至毕苦，其福不尽。』《增一阿含经》云：『四事供养，一阎浮提一切众生，功德无量；若有众生，善心相续，称佛名号，如一[(壳-一)/牛]牛乳顷，所得功德过上，不可思议，无能量者。』《华严经》云：『住自在心念佛门，知随自心所有欲乐，一切诸佛现其像。』故飞锡和尚高声念佛，《三昧宝王论》云：『浴大海者，已用于百川；念佛名者，必成于三昧。亦犹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后，心佛双亡。双亡定也，双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则万境、万缘，无非三昧也。』谁复患之，于起心动念，高声称佛哉？故《业报差别经》云：『高声念佛诵经，有十种功德：一、能排睡眠。二、天魔惊怖。三、声遍十方。四、三涂息苦。五、外声不入。六、令心不散。七、勇猛精进。八、诸佛欢喜。九、三昧现前。十、生于净土。』

「《群疑论》云：『问：「名字性空，不能诠说诸法。教人专称佛号，何异说食充饥乎？」答：「若言名字无用，不能诠诸法体，亦应唤火水来，故知筌蹄不空，鱼兔斯得。故使梵王启请转正法轮，大圣应机弘宣妙旨；人天凡圣咸禀正言，五道四生并遵遗训。听闻读诵，利益弘深；称念佛名，往生净土。亦不得唯言名字虚假，不有诠说者乎。』」

「论云：『问：「何因一念佛之力，能断一切诸障？」答：「如一香栴檀，改四十由旬伊兰林悉香；又譬如有人用师子筋以为琴弦，其声一奏，一切余弦悉皆断坏。若人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切烦恼、一切诸障，皆悉断灭。』』《大集经》云：『或一日夜，或七日夜，不作余业，志心念佛。小念见小；大念见大。』又《般若经》云：『文殊问佛：「云何速得阿耨菩提？」佛答：「有一行三昧。欲入一行三昧者，应须于空闲处，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念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昼夜常说，智慧辨才终不断绝。』』是知佛力难思，玄通罕测，如石吸铁，似水投河，慈善根力，见如是事，志心归者，灵感昭然。」

问：「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有好境，取即成魔。何得着相兴心，而希冥感耶？」

答：「修行力至，圣境方明；善缘所生，法尔如是。故将证十地，相皆现前。是以志切冥加，道高魔盛：或禅思入微，而变异相；或礼诵恳志，暂覩嘉祥。但了惟心，见无所见。若取之，则心外有境，便成魔事；若舍之，则拨善功能，无门修进。《摩诃论》云：『若真若伪，惟自妄心现量境界，无有其实，无所著故。又若真若伪，皆一真如，皆一法身，无有别异，不断除故。』《智论》云：『不舍者，诸法中皆有助道力故；不受者，诸法实相毕竟空，无所得故。』台教云：『疑者言：「大乘平等，何相可论？」今言不尔，祇由平等，镜净故诸业像现。令止观研心，心渐明净，照诸善恶，如镜被磨，万像自现。』是知不有而有，无性缘生；有而不有，缘生无性。常冥实际，中道泠然，欣戚不生，分别情断，虚怀寂虑，何得失之所惑乎？又若讽诵遗典，受持大乘，功德幽深，果报玄邈。如经佛亲比校，譬如一人辨若文殊，教化四天下人，皆至一生补处，格量功德，不如香华供养方等经典，得下等宝。又阿难疑审，七佛现身证明，实有此事。又如说修行，得上等宝；受持读诵，得中等宝；香花供养，得下等宝。《法华经》云：『供养四百万亿阿僧祇世界众生，乃至皆得阿罗汉道，尽诸有漏，于深禅定，皆得自在，具八解脱，不如第五十人闻《法华经》一偈，随喜功德，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又经云：『若人读诵经处，其地皆为金刚，但肉眼众生，不能见耳。』南山《感通传》云：『七佛金塔中有银印，若诵大乘者，以银印印其口，令无遗忘。』《普贤观经》云：『若七众犯戒，欲一弹指顷，除灭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者，乃至欲得文殊、药王诸大菩萨，持香花住立空中侍奉者，应当修习此《法华经》。读诵大乘，念大乘事，令此空慧与心相

应。』《大般若经》云：『无诸恶兽，岩穴寂静，而为居止。所谓闻法，昼夜六时，勤加赞讽。声离高下，心不缘外，专心忆持。』《贤愚经》云：『行者欲成佛道，当乐经法，读诵演说。正使白衣说法，诸天鬼神悉来听受，况出家人。出家之人乃至行路诵经说偈，常有诸天随而听之，是故应勤诵经说法。』已上皆是金口诚谛之言，非是妄心孟浪之说。是以志心诵者，证验非虚，常为十方如来，释迦文佛，密垂护念，赞言善哉；授手摩头，共宿衣覆；摄受付嘱，随喜威加。乃至神王护持，天仙给侍，金刚拥从，释梵散华。成就福因，等法界虚空之际量；较量功德，胜恒沙七宝之施缘。乃至凡质通灵，肉身不坏；舌变红莲之色，口腾紫檀之香。闻一句而毕趣菩提；诵半偈而功齐大觉。书写经卷，报受欲天；供养持人，福过诸佛。可谓法威德力不思议门，万瑞千灵因兹而感，三贤十圣从此而生。亘古该今，从凡至圣，三业供养、十种受持，尽禀真诠，传持不绝。今何起谤，而断转法轮乎？」

问：「经中祇赞如说修行，深解义趣，勤求无念，默契玄根。云何劝修，广兴唱诵？」

答：「若约上上圆根，大机淳熟，无诸遮障，顿了顿修，若妄念不生，何须助道？大凡微细想念，佛地方无。故《安般守意经序》云：『弹指之间，心九百六十转；一日一夕，十三亿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犹彼种夫也。』是知情尘障厚，卒净良难，若非万善助开，自力恐成稽滞。又若论福业，遍行门中，万行庄严，不舍一法，皆能助道，显大菩提，具足十种受持，亦无所阙。故《法华经》云：『尔时千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訶萨，从地涌出者，皆于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颜，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于佛灭度后，世尊分身所在国土，灭度之处，当广说此经。所以者何？我等亦自欲得是真净大法，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而供养之。」』以知登地菩萨，非独为他解说，尚自发愿诵持，何况初心，而不禀受？但先求信解悟入，后即如说而行；口演心思，助开正慧。若未穷宗旨，且徇文言，虽不亲明，亦熏善本。般若威力，初后冥资；于正法中，发一微心，皆是初因，终不孤弃。」

问：「欲真持经，应念实相。既忘能所，诵者何人？若云心口所为，求之了不可得；究竟推检，理出何门？」

答：「虽观能念、所诵皆空，空非断空，不阙能诵、所持为有；有非实有，不空不有，中理皎然。执无，则堕其邪空；没有，则成其偏假。是以一心三

观，三观一心。即一，而三相不同；即三，而一体无异。非合非散，不纵不横；存泯莫羈，是非焉局？常冥三谛，总合一乘。万行度门，咸归实相。又所难：念诵有妨禅定者，且禅定一法，乃四辨六通之本，是革凡蹈圣之因；摄念少时，故称上善。然须明沈、掉消息。《知时经》云：『如坐禅昏昧，须起行道念佛，或志诚洗忏，以除重障，策发身心，不可确执一门以为究竟。』故慈愍三藏云：『圣教所说正禅定者，制心一处，念念相续；离于昏掉，平等持心。若睡眠覆障，即须策动，念佛诵经、礼拜行道、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万行无废。所修行业，回向往生西方净土。若能如是修习禅定者，是佛禅定与圣教合，是众生眼目，诸佛印可。一切佛法，等无差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皆云念佛，是菩提因。何得妄生邪见？』故台教行四种三昧，小乘具五观对治，亦有常行、半行种种三昧，终不一向而局坐禅。

《金刚三昧经》云：『不动不禅，离生禅想。』《法句经》云：『若学诸三昧，是动非是禅；心随境界生，云何名为定？』《起信论》云：『若人唯修于止，则心沉没，或起懈怠，不乐众善，远离大悲。乃至于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己堪能，不舍修学；心无懈怠，惟除坐时，专念于止。若余一切，悉当观察，应作不应作；若行、若住、若卧、若起，皆应止观俱行。』是以若能通达，定散俱得入道；若生滞阂，行坐皆即成非。南岳《法华忏》云：『修习诸禅定，得诸佛三昧，六根性清净。菩萨学《法华》，具足二种行：一者有相行；二者无相行。无相安乐行，甚深妙禅定，观察六情根。有相安乐行，此依劝发品，散心诵《法华》，不入禅三昧；坐立行一心，念《法华》文字；行若成就者，即见普贤身。』是以智者修《法华忏》，诵至《药王焚身品》云：『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顿悟灵山如同即席。乃至密持神呪，灵观照然，护正防邪，降魔去外；制重昏之巨障，灭积劫之深痼；现不测之神通，示难思之感应；扶其广业，殄彼余殃；仰凭法力难思，遂致安然入道。是以或因念佛而证三昧，或从坐禅而发慧门，或专诵经而见法身，或但行道而入圣境。但以得道为意，终不取定一门；惟凭专志之诚，非信虚诞之说。』

问：「行道礼拜，未具真修，祖立客舂之愆，佛有磨牛之诮。故《智论》云：『须菩提于石室悟了法空，得先礼佛。』《四十二章经》云：『心道若行，何用行道。』豁然诠旨，何故非违？」

答：「若行道、礼拜时，不生殷重，既无观慧，又不专精。虽身在道场，而心缘异境，着有为之相，迷其性空，起能作之心，生诸我慢，不了自他平等，能所虚玄。僥涉兹伦，深当前责。南泉大师云：『微妙净法身，具相三

十二，祇是不许，分剂心量。』若无如是心，一切行处，乃至弹指、合掌，皆是正因，万善皆同无漏，始得自在。百丈和尚云：『行道、礼拜、慈、悲、喜、舍，是沙门本事，宛然依佛勅，祇是不许执着。』《法华忏》云：『有二种修：一、事中修。若礼念行道，悉皆一心，无分散意。二、理中修。所作之心，心性不二，观见一切，悉皆是心，不得心相。』《普贤观经》云：『若有昼夜六时，礼十方佛，诵大乘经，思第一义甚深空法，于一弹指顷，除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从诸佛生；十方诸佛及诸菩萨，为其和尚，是名具足菩萨戒者，不须羯磨，自然成就，应受一切人天供养。』且行道一法，西天偏重；绕百千匝，方施一拜。经云：『一日一夜行道，志心报四恩，如是等人，得入道疾。』《绕塔功德经》云：『勇猛勤精进，坚固不可坏；所作速成就，斯由右绕塔。得妙紫金色，相好庄严身；现作天人师，斯由右绕塔。』《华严忏》云：『行道步步过于无边世界，一一道场皆见我身。』南山《行道仪》云：『夫行道，障尽为期，无定日限。』若论障尽，佛地乃亡。心灼灼如火然；形翘翘如履刃。《仪》云：『若从来不行道，业相无因而现。经云：「众生如大富盲儿，虽有种种宝物，而不得见。」今行道用功，垢除心净，如翳眼开明，如水澄镜净，众像皆现，亦如日照火珠，于火便出。』」

问：「诸法实相，无善恶相，云何有现耶？」

答：「虽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诸法无相能示有相。行者行道，不念有相，不念无相。但念念功成，其相自现。犹如盆水，处于密室；虽无心分别，众像自现。」

问：「相现之时，真伪何辨？云何分别，而取舍耶？」

答：「若取，如取虚空；若舍，如舍虚空。」

问：「有人久修不证者，何耶？」

答：「经云：『众生心如镜，镜垢像不现。』」

问：「论云：『行道念佛与坐念，功德如何？』」

答：「譬如逆水张帆，犹云得往；更若张帆顺水，速疾可知。坐念一口，尚乃八十亿劫罪消；行念功德，岂知其量？故偈云：『行道五百遍，念佛千一声，事业常如此，西方佛自成。』若礼拜，则屈伏无明，深投觉地，致敬之

极，如树倒山崩。《业报差别经》云：『礼佛一拜，从其膝下至金刚际，一尘一转轮王位。获十种功德：一者、得妙色身。二、出言人信。三、处众无畏。四、诸佛护念。五、具大威仪。六、众人亲附。七、诸天爱敬。八、具大福报。九、命终往生。十、速证涅槃。』三藏勒那云：『发智清净礼者，良由达佛境界，慧心明利，了知法界本无有阂，由我无始顺于凡俗，非有有想，非阂想。今达自心虚通无阂，故行礼佛随心现量。礼于一佛，即礼一切佛；礼一切佛，即是礼一佛。以佛法身，体用融通故。礼一拜遍通法界；如是香华种种供养，例同于此。六道四生，同作佛想。』文殊云：『心不生灭故，敬礼无所观。内行平等，外顺修敬；内外冥合，名平等礼。』《法华忏》云：『当礼拜时，虽不得能礼、所礼，然影现法界，一一佛前，皆见自身礼拜。』略引祖教，理事分明，不可灭佛意而毁金文，据偏见而伤圆旨。』

问：「文殊云：『心同虚空故，敬礼无所观；甚深修多罗，不闻不受持。』如何执相称礼佛？徇文云诵经？违大士之诚言，失诸佛之深旨。」

答：「此虽约理而述，且无事而不显；从事而施，又无理而不圆。理事相成，方显斯旨。夫言『心同虚空故，敬礼无所观』者，此是破其能所之见。何者？心同虚空，不见能礼；无有所观，则无所礼。如是礼时，非对一佛、二佛，心等太虚，身遍法界。『不闻不受持』者，不闻，则无法义可观；不受持，则非文字可记。如是持经，有何间断？亦是说者无示，听者无得。然虽约理，非为事外之理；既不离事，即是理中之事。此乃正礼时无礼；当持时不持。不可依语而不依义，而兴断灭偏枯之见乎！」

问：「六念法门，十种观相，虽称助道；徇想缘尘，瞥起乖真，何如净念？」

答：「无念一法，众行之宗；微细俱亡，唯佛能净。故经云：『三贤十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况居凡地又在初心，若无助道之门，正道无由独显。且六念之法，能消魔幻，增进功德，扶策善根；十观之门，善离贪着，潜清浊念，密契真源。皆入道之要津，尽修禅之妙轨。似杖有扶危之力；如船获到岸之功。力备功终，船杖俱舍。」

问：「《首楞严经》云：『持犯但束身，非身无所束。』《法句经》云：『戒性如虚空，持者为迷倒。』何苦坚执事相，局念拘身？奚不放旷纵横，虚坏履道？」

答：「此破执情，非**法**戒德。若见自持、他犯，起讥毁心，戒为防非，因防增过，如斯之类，实为迷倒。《净名经》云：『非净行、非垢行，是菩萨行。』故不着持犯二边，是真持戒。《大般若经》云：『持戒比丘，不升天堂；破戒比丘，不堕地狱。何以故？法界中无持犯故。』此亦破着，了诸法空，事理双持，身心俱净。又若论纵横自在，唯佛一人持净戒，其余皆名破戒者。带习尚被境牵，现行岂逃缘缚？三业难护，放逸根深。犹醉象无钩，痴猿得树；奔波乍拥，生鸟被笼。若无定水、戒香、慧炬，无由照寂。是以菩萨，禀戒为师，明遵佛勅。虽行小罪，由坏大惧；谨洁无犯，轻重等持；息世讥嫌，恐生疑谤。夫戒为万善之基，出必由户，若无此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华严经》云：『戒能开发菩提心，学是勤修功德地，于戒及学常顺行，一切如来所称美。』《萨遮尼干子经》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况当得功德法身？』《月灯三昧经》云：『虽有色族及多闻，若无戒智犹禽兽；虽处卑下少闻见，能持净戒名胜士。』《智论》云：『若人弃舍此戒，虽山居苦行，食果服药，与禽兽无异。若有虽处高堂大殿，好衣美食，而能行此戒者，得生好处，及得道果。又大恶病中，戒为良药；大怖畏中，戒为守护；死闇冥中，戒为明灯；于恶道中，戒为桥梁；死海水中，戒为大缸。』又如今末代宗门中，学大乘人，多轻戒律；称是执持小行，失于戒急。所以《大涅槃经》佛临涅槃时，扶律谈常，则乘戒俱急，故号此经，为赎常住命之重宝。何以故？若无此教，但取口解脱，全不修行，则乘戒俱失。故经云：『尸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从定发慧，因事显理；若阙三昧，慧何由成？是知因戒得定，因定得慧，故云赎常住命之重宝。何得灭佛寿命，坏正律仪？为和合海内之死尸，作长者园中之毒树。众圣所责，诸天所诃；善神不亲，恶鬼削迹。居国王之地，生作贼身；处阎罗之乡，死为狱卒。诸有智者，宜暂思焉。」

问：「空即罪性；业本真如。取相增瑕，如何忏悔？」

答：「若烦恼道，理遣合宜；苦业二道，须行事忏。投身归命，雨泪翘诚；感佛威加，善根顿发。似池华，得日敷荣；若尘镜，遇磨光耀。三障除而十二缘灭，众罪消而五阴舍空。《最胜王经》云：『求一切智、净智、不思議智、不动智、三藐三菩提、正遍知者，亦应忏悔，灭除业障。何以故？一切诸法，从因缘生故。』又经云：『前心起罪，如云覆空；后心灭罪，如炬破暗。』须知炬灭暗生，要须常然忏炬。《弥勒所问本愿经》云：『弥勒大士，善权方便，安乐之行，得致无上正真之道。昼夜六时，正衣束体，下膝着地，向于十方，说此偈言：「我悔一切过，劝助众道德；归命礼诸佛，令

得无上慧。」』《大集经》云：『百年垢衣，可于一日浣令鲜净；如是百劫中所集诸不善业，以佛法力故，善顺思惟，可于一日一时尽能消灭。』又经云：『然诸福中，忏悔为最。除大障故，获大善故。』论云：『菩萨忏悔，衔悲满目。』况不蒙大圣，立斯赦法，抱罪守死，长劫受殃。《婆沙论》云：『若人于一时，对十方佛前，代为一切众生，修行五悔，其功德若有形量者，三千大千世界着不尽。』《高僧传》昙策于道场中行忏，见七佛告曰：『汝罪已灭，于贤劫中号普明佛。』思大禅师行方等忏，梦梵僧四十九人，命重受戒，倍加精苦，了见三生。智者大师，于大苏山修法华忏，证旋陀罗尼辨。沙门道超于道场中修忏，独言笑曰：『无价宝珠，我今得矣。』东都英法师讲《华严经》，入善导道场，便游三昧；悲泣叹曰：『自恨多年虚费光阴，劳身心耳。』高僧慧成，学穷三藏，被思大禅师诃曰：『君一生学问，与吾炙手，犹未得暖，虚丧工夫。』示入观音道场，证解众生语言三昧。经云：『昼夜六时行上法者，如持七宝满阎浮提，供养于佛，比前功德出过其上。』经云：『不能生难遭之想。』今生末世，但见遗形；理宜端肃，涕零写泪，欷歔咎躬。如入庙堂，不见严父。故思大禅师行《方等》，而了见三生；高僧昙策入道场，而亲蒙十号；智者证旋陀罗尼辨；道超获无价宝珠，此皆投身忏门，归命佛语，致兹玄感，顿蹶圣阶。是以忏悔，剂至等觉，谓有一分无明，犹如微烟，故须洗涤。又法身菩萨，尚勤忏悔，岂况业系之身，而无重垢？所以十八不共法中，三业清静，唯佛一人。南岳大师云：『修六根忏，名有相安乐行；直观法空，名无相安乐行。妙证之时，二行俱舍。』』

问：「结业即解脱真源，罪垢不住三际。何不了无生而直灭，随有作而劳功乎？」

答：「夫罪性无体，业道从缘。不染而染，习垢非无；染而不染，本来常净。业性如是，去取尤难。一切众生，业通三世。真慧不发，被二障之所缠；妙定不成，为五盖之所覆。唯圆乘佛旨，须于净处严建道场，苦到恳诚，普代有情，勤行忏法。内则唯凭自力；外则全仰佛加，遂得障尽智明，云开月朗。是以非内非外，能悔所忏俱空；而内而外，性罪遮愆宛尔。故菩萨皆遵至教，说悔先罪，而不说入过去。且登地入位，尚洗垢以除瑕；毛道散心，却谈虚而拱手！」

问：「《净名经》云：『罪性不在内、外、中间。』岂是虚诞？何坚不信，谤正法轮，执有所作罪根，实乃重增其病。」

答：「佛语诚谛，理事分明；能拔深疑，善开重惑。若深信者，一闻千悟，称说而行。既荡前非，不形后过；步步观照，念念无差。此乃宿习轻微，善根深厚；乘戒俱急，理行相从。斯即深达教门，坚持佛语，何须事忏，过自不生。如若垢重障深，智荒德薄；但空念一切罪性，不在内外中间，观其三业现行，全没根尘法内。如说美食，终不充饥；似念药方，焉能治病？若令但求其语，而得罪消，则一切业系之人，故应易脱，何乃积劫生死，如旋火轮？以知业海渺茫，非般若之舟罕渡；障山孤峻，匪金刚之慧难倾。然后身心一如，理事双运，方萎苦种，永断业绳。所以祖师云：『将虚空之心，合虚空之理，亦无虚空之量，始得报不相酬。』又教云：『净意如空，此有二义：一者离虚妄取，如彼净空无有云翳。二者触境无滞，如彼净空不生障阂。』既廓心境，罪垢何生？若能如是，名为依教，尚不见无罪，岂况有愆耶？又罪性本净，是体性净；契理无缘，是方便净。因方便净，显体性净；因体性净，成方便净。方便净者，力行熏治；体性净者，一念圆照。本末相应，内外更资。故须理事相扶，成其二净；正助兼忏，证此一心。设但念空言，实难违教；不信之谤，非此谁耶？南山《四分钞》：『问：「有人言：『罪不罪不可得，名戒者』何耶？」』《钞》答：『非谓邪见麤心言无罪也。若深入诸法相，行空三昧，慧眼观故，言罪不可得。若肉眼所见，与牛羊无异。诵大乘语者，何足据焉。』是以理观苦谛，事行须扶。如风送船，疾有所至；犹膏助火，转益光明。岂同但保空言，全无克证；诳他陷己，果没阿鼻；舍生受身，神投业网。』

问：「唯心净土，周遍十方。何得托质莲台，寄形瞻养，而兴取舍之念，岂达无生之门？欣厌情生，何成平等？」

答：「唯心佛土者，了心方生。《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云：『三世一切诸佛，皆无所有，唯依自心。菩萨若能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随顺忍，或入初地。舍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极乐净佛土中。』故知：识心方生唯心净土，着境祇堕所缘境中。既明因果无差，乃知心外无法。又平等之门，无生之旨，虽即仰教生信，其乃力量未充，观浅心浮，境强习重；须生佛国，以仗胜缘，忍力易成，速行菩萨道。《起信论》云：『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于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诸佛，亲承供养。惧谓信心难可成就，意欲退者，当知如来有胜方便，摄护信心。谓以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佛土，常见于佛，永离恶道。如修多罗说：「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有退。」若观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习，毕竟得生，住正定

故。』《往生论》云：『游戏地狱门者，生彼国土，得无生忍已，还入生死国，教化地狱，救苦众生。以此因缘，求生净土。』《十疑论》云：『智者炽然求生净土，达生体不可得，即真无生，此谓心净故即佛土净。愚者为生所缚，闻生即作生解，闻无生即作无生解；不知生即无生，无生即生。不达此理，横相是非，此是谤法邪见人也。』《群疑论》问云：『诸佛国土亦复皆空，观众生如第五大，何得取着有相，舍此生彼？』答：『诸佛说法，不离二谛。以真统俗，无俗不真；以俗会真，万法宛尔。经云：「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成就一切法者，世谛诸法也；而离诸法者，第一义谛无相也。又经云：「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常修净土行，教化诸群生。」汝但见说圆成实性，无相之教，破遍计所执、毕竟空无之文；不信说依他起性、因缘之教，即是不信因果之人，说于诸法断灭相者。』《摩诃衍》云：『菩萨不离诸佛者，而作是言：「我于因地遇恶知识，诽谤般若堕于恶道，经无量劫虽未得出，复于一时依善知识，教行念佛三昧，其时即能并遣诸障，方得解脱，有斯大益故，不愿离佛。」』故《华严》偈云：『宁于无量劫，具受一切苦；终不远如来，不覩自在力。』』

问：「一生习恶，积累因深；如何临终，十念顿遣？」

答：「《那先经》云：『国王问那先沙门言：「人在世间，作恶至百岁；临终时念佛，死后得生佛国。我不信是语。」那先言：「如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没。人虽有本恶，一时念佛，不入泥犁中。其小石没者，如人作恶不知念佛，便入泥犁中。」』又《智论》问云：『临死时少许时心，云何能胜终身行力？』答：『是心虽时顷少，而心力猛利。如火如毒，虽少能作大事。是垂死时心，决定勇健故，胜百岁行力，是后心名为大心；及诸根事急故，如人入阵，不惜身命，名为健。』故知善恶无定，因缘体空；迹有升沈，事分优劣。真金一两，胜百两之迭华；爝火微光，热万仞之[廿/积]草。』

问：「心外无法，佛不去来；何有见佛及来迎之事？」

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观，遍该万法；既了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随所念，无非佛矣。《般舟三昧经》云：『如人梦见七宝，亲属欢喜；觉已追念，不知在何处。』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即有而空，故无来去；又如幻非实，则心佛两亡；而不无幻相，则不坏心佛。空有无阂，即无去来，不妨普见；见即无见，常契中道。是以佛实不来，心亦不去，感应道交，唯心

自见。如造罪众生，感地狱相。《唯识论》云：『一切如地狱，同见狱卒等，能为逼害事，故四义皆成。』四义者，如地狱中亦有时定、处定、身不定、作用不定，皆是唯识。罪人恶业心现，并无心外实铜狗、铁蛇等事；世间一切事法，亦复如是。然遮那佛土，匪局东西，若正解了然，习累俱殄，理量双备，亲证无生；既历圣阶，位居不退，即不厌生死苦，六道化群生。如信心初具，忍力未圆，欲拯沈沦，实难俱济。无船救溺，翅弱高飞；卧沈痼而欲离良医，处襁褓而拟抛慈母；久遭沈坠，必死无疑。但得陷己之虞，未有利他之分。故《智论》云：『譬如婴儿，若不近父母，或堕坑落井，水火等难，乏乳而死。须常近父母，养育长大，方能绍继家业。』初心菩萨，多愿生净土，亲近诸佛，增长法身，方能继佛家业，十方济运，有斯益故，多愿往生。又按诸经云：『生赡养者，缘强地胜，福备寿长，莲华化生，佛亲迎接，便登菩萨之位，顿生如来之家，永处跋致之门，尽受菩提之记。身具光明妙相，迹践宝树香台；献供十方，宁神三昧；触耳常闻大乘之法，差肩皆邻补处之人；念念虚玄，心心静虑；烦恼焰灭，爱欲泉枯。尚无恶趣之名，岂有轮回之事。』《安国钞》云：『所言极乐者，有二十四种乐：一、栏楯遮防乐。二、宝网罗空乐。三、树阴通衢乐。四、七宝浴池乐。五、八水澄漪乐。六、下见金沙乐。七、阶际光明乐。八、楼台陵空乐。九、四莲华香乐。十、黄金为地乐。十一、八音常奏乐。十二、昼夜雨华乐。十三、清晨策励乐。十四、严持妙华乐。十五、供养他方乐。十六、经行本国乐。十七、众鸟和鸣乐。十八、六时闻法乐。十九、存念三宝乐。二十、无三恶道乐。二十一、有佛变化乐。二十二、树摇罗网乐。二十三、千国同声乐。二十四、声闻发心乐。』《群疑论》云：『西方净土，有三十种益：一、受用清净佛土益。二、得大法乐益。三、亲近佛寿益。四、游历十方供佛益。五、于诸佛所闻授记益。六、福慧资粮疾得圆满益。七、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益。八、诸大人等同集一会益。九、常无退转益。十、无量行愿念念增进益。十一、鸚鵡舍利宣扬法音益。十二、清风动树如众乐益。十三、摩尼水漩宣说苦空益。十四、诸乐音声奏众妙音益。十五、四十八愿永绝三涂益。十六、真金身色益。十七、形无丑陋益。十八、具足五通益。十九、常住定聚益。二十、无诸不善益。二十一、寿命长远益。二十二、衣食自然益。二十三、唯受众乐益。二十四、三十二相益。二十五、无实女人益。二十六、无有小乘益。二十七、离于八难益。二十八、得三法忍益。二十九、身有常光益。三十、得那罗延身益。』如上略述法利无边，圣境非虚，真谈匪谬。何乃爱河浪底，沈溺无忧；火宅焰中，焚烧不惧？密织痴网，浅智之刃莫能挥；深种疑根，泛信之力焉能拔？遂即甘心伏意，幸祸乐灾。却非清净之

邦；顾恋恐畏之世。焦蛾烂茧，自处余殃；笼鸟鼎鱼，翻称快乐。故知：佛力不如业力；邪困难趣正因。且未脱业身，终蒙三障；既不爱莲台化质，应须胎藏禀形。若受肉身，全身是苦；既沈三界，宁免轮回？今于八苦之中，略标生死二苦：一、生苦者：揽精血为体，处生熟藏中，四十二变而成幻质；上压秽食，下熏臭坑；饮冷若冰河，吞热如炉炭；宛转迷闷，不可具言。及至生时，众苦无量。触手堕地，如活剥牛皮；逼窄艰难，似生脱龟壳；衔冤抱恨，拟害母身；纔触热风，苦缘顿忘。婴孩痴骇，水火横亡；脱得成人，有营身种。业田既熟，爱水频滋；无明发生，苦芽增长。胶粘七识，笼罩九居；如旋火轮，循环莫已。二、死苦者：风刀解身，火火烧体；声虚内颤，魄悸魂惊。极苦并生，恶业顿现；千愁鬱悒，万怖惶惶。乃至命谢气终，寂然孤逝；幽途黯黯，冥路茫茫。与昔冤酬，皎然相对；号天扣地，求脱无门。随业浅深，而历诸趣：或倒生地狱，或阴受鬼形。忍饥渴而长劫号咷，受罪苦而遍身焦烂。未脱二十五有，善恶之业靡亡；追身受报，未曾遗失。生死海阔，业道难穷。声闻尚昧出胎；菩萨犹昏隔阴。况具缚生死底下凡夫，宁不被生苦所羈、死魔所系？故《目连所问经》云：『佛告目连：「譬如万川长注，有浮草木，前不顾后，后不顾前，都会大海。世间亦尔，虽有豪贵富乐自在，悉不得免生老病死。祇由不信佛经，后世为人，更深困剧，不能得生千佛国土。是故我说，无量寿佛国土，易往易取，而人不能修行往生，反事九十六种邪道。我说是人，名无眼人、名无耳人。」』』《大集月藏经》云：『我末法时中，亿亿众生，起行修道，未有一得者。』当今末法，现是五浊恶世，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当知自行难圆，他力易就。如劣士附轮王之势，飞游四天；凡质假仙药之功，升腾三岛。实为易行之道，疾得相应。慈旨叮咛，须铭肌骨。』

问：「庞居士云：『事上说佛国，此去十万里；大海渺无边，动即黑风起。往者虽千万，达者无一二；忽遇本来人，不在因缘里。』如何通会而证往生？」

答：「若提宗考本，尚不说有佛有土，岂言达之不达乎？所以天真自具，不涉因缘；匪动丝毫，常冥真体。若约事论，故非一等。九品往生，上下俱达。或游化国，见佛应身；或生报土，覩佛真体。或一夕而便登上地，或经劫而方证小乘；或利根、钝根；或定意、散意；或悟迟速，根机不同；或华开早晚，时限有异。今古具载，凡圣俱生；行相昭然，明证目验。故释迦世尊亲记文殊，当生阿弥陀佛土，位登初地。《大经》云：『弥勒菩萨问佛：「未知此界有几许不退菩萨，得生彼国？」佛言：「此娑婆世界有六十七亿

不退菩萨，皆得往生。」』智者大师，一生修西方业；所行福智二严，悉皆回向。临终令门人唱起《十六观》名，乃合掌赞云：『四十八愿，庄严净土；香台宝树，易到无人。火车相现，一念改悔者，尚乃往生；况戒、定、慧熏修行道力，终不唐捐；佛梵音声终不诳人。』《称赞净土经》云：『十方恒河沙诸佛，出广长舌相，遍覆大千，证得往生。』岂虚构哉？」

问：「《维摩经》云：『成就八法，于此世界，行无疮疣，生于净土。何等为八？饶益众生而不望报；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作功德尽以施之；等心众生，谦下无阂；于诸菩萨，视之如佛；所未闻经，闻之不疑；不与声闻而相违背；不嫉彼共不高己利。而于其中，调伏其心；常省己过不讼彼短。恒以一心，求诸功德。』如何劣行、微善，而得往生？」

答：「理须具足，此属大根。八法无瑕，成就上品；如其中下，但具一法，决志无移，亦得下品。」

问：「《观经》明十六观门，皆是摄心修定，观佛相好，谛了圆明，方阶净域。如何散心而能化往？」

答：「九品经文自有升降，上下该摄，不出二心：一、定心：如修定习观，上品往生。二、专心：但念名号，众善资熏，回向发愿，得成末品。仍须一生归命，尽报精修。坐卧之间，常面西向。当行道礼敬之际，念佛发愿之时，恳苦翘诚，无诸异念。如就刑戮，若在狴牢，怨贼所迫，水火所逼。一心求救，愿脱苦轮。速证无生，广度含识；绍隆三宝，誓报四恩。如斯志诚，必不虚弃。如或言行不称，信力轻微；无念念相续之心，有数数间断之意。恃此懈怠，临终望生，但为业障所遮，恐难值其善友；风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临终是果，应预因实，果则不虚。声和则响顺，形直则影端故也。如要临终，十念成就，但预办津梁，合集功德，回向此时，念念不亏，即无虑矣。夫善恶二轮、苦乐二报，皆三业所造、四缘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摄。若一念心，瞋恚邪淫，即地狱业；悭贪不施，即饿鬼业；愚痴闇蔽，即畜生业；我慢贡高，即修罗业；坚持五戒，即人业；精修十善，即天业；证悟人空，即声闻业；知缘性离，即缘觉业；六度齐修，即菩萨业；真慈平等，即佛业。若心净，即香台宝树，净刹化生；心垢则丘陵坑坎，秽土稟质。皆是等伦之果，能感增上之缘。是以离自心源，更无别体。《维摩经》云：『欲得净土，但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又经云：『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华严经》云：『譬如心王

宝，随心见众色；众生心净故，得见清净刹。』《大集经》云：『欲净汝界，但净汝心。』故知一切归心，万法由我；欲得净果，但行净因。如水性趣下，火性腾上，势数如是，何足疑焉？」

万善同归集卷上

万善同归集卷中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觉禅师延寿述

夫性起菩提，真如万行。终日作而无作，虽无行而遍行。若云有作，即同魔事；或执无行，还归断灭。故知自心之外，无法建立，十身具足，四土圆收。虽总包含，不坏内外；皆称法界，岂隔有无。空中具方便之慧，不着于有；有中运殊胜之行，不堕于无。是以即理之事，行成无阂；即事之理，行顺真如。相用无亏，体性斯在。夫化他妙行，不出十度、四摄之门；利己真修，无先七觉、八正之道。摄四念归于一实，总四勤不出一心；严净五根，成就五力。若论施，则内外咸舍；言戒，则大小兼持；修进，则身心并行；具忍，则生法俱备；般若，则境智无二；禅定，则动寂皆平；方便，则普照尘劳；发愿，则遍含法界；具力，则精通十力；了智，则种智圆成；爱语，则俯顺机宜；同事，则能随行业；运慈，则冤亲普救；说法，则利钝齐收；七觉，则沈掉靡生；八正，则邪倒不起。乃至备修三坚之妙行，具足七圣之法财；秉持三聚之律门，圆满七净之真要。悟天行，契自然之本理；修梵行，断尘习之根源；现病行，憩声闻之化城；示儿行，引凡夫于天界。历五位菩提之道，入三德涅槃之城。练三业而成三轮，离三受而圆三念；因从三观熏发，果具五眼圆明。方能游戏神通，出入百千三昧；净佛国土，履践无阂道场。然后普应诸方，现十身之妙相；遍照法界，然四智之明灯。感应道交，任他根量，不动本际，迹应方圆，凡有见闻，皆能获益云云。自彼于我何为？斯皆积善之所熏，成此无缘之大化。《还源观》云：「用则波腾海沸，全真体以运行；体则镜净水澄，举随缘而会寂。」肇师云：「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言。此皆不思议之本也。至若借座灯王，请饭香土，室包干象，手接大千，皆不思议之迹也。然幽关虽启，圣应不同；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而不思议一也。」

问：「身为道本，缚是脱因；何得然指、烧身，背道修道？高僧传内、小乘律中，贬斥分明，奚为圣典？」

答：「亡身没命，为法酬恩，冥契大乘，深谐正教。大乘《梵网经》云：『若佛子应行好心，先学大乘威仪经律，广开解义味。见后新学菩萨，有从百里千里，来求大乘经律，应如法为说一切苦行：若烧身、烧臂、烧指。若不烧身、臂、指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乃至饿虎、狼、狮子、一切饿鬼，悉应舍身肉手足而供养之。然后一一次第，为说正法，使心开意解。若不如是，犯轻垢罪。』大乘《首楞严经》云：『佛告阿难：「若我灭后，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然一灯、烧一指节，及于身上热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长揖世间，永脱诸漏。虽未即明无上觉路，是人于法已决定心。若不为此舍身微因，纵成无为，必还生人，酬其宿债，如我马麦正等无异。』』所以小乘执相，制而不开；大教圆通，本无定法。《菩萨善戒经》云：『声闻戒急，菩萨戒缓；声闻戒塞，菩萨戒开。』又经云：『声闻持戒，是菩萨破戒。』此之谓也。若依了义经，诸佛悦可；执随宜说，众圣悲嗟。祇可叹大褒圆，自他兼利；岂容执权滞小，本迹双迷。」

问：「五热炙身，投岩赴火；九十六种，千圣同诃。幸有正科，何投邪辙？」

答：「《智论》云：『佛法有二种道：一、毕竟空道。二、分别好恶道。』若毕竟空道者，凡夫如即漏尽解脱如；如来语即提婆达多语，无二无别，一道同源。是以地狱起妙觉之心，佛果现泥犁之界；若舍邪趣正，邪正俱非；离恶着善，善恶咸失。若分别好恶道者，愚智不等，真俗条然；玉石须分，金鍮可辨。且约修行门内，升降位中，自有内、外宗徒，邪、正因果，善须甄别，不可雷同。且教申毁赞之文，的有抑扬之旨。执即成滞，了无不通；四悉对治，纵夺料简。若云总是，尼干成正真之道，诸佛错诃；若说俱非，药王堕颠倒之愆，诸佛错赞。是以兴邪，则成无益之行；废正，则断方便之门。须晓开遮，宁无去取。且内教、外人遗身，各有二意。内教二者：一、明自他性空，无法我二执；不见所供之境，亦无能烧之心。二、惟供三宝，深报四恩，以助无上菩提，不希人天果报。外道二者：一、身见不亡，转增我慢；迷无作之智眼，起有得之能心。二、惟贪现在名闻，祇规后世福利；或愿作刹利之主，或求生广果之天。所以台教释《药王焚身品》云：『境智不二，能所斯亡。以不二观，观不二境，成不二行，会不二空。作是观时，

若为法界见闻者益，故曰乘乘。所以投岩，无招外行之论；赴火，不为内众之讥。良由内有理观，外晓期心。故胜热息善财之疑，尼干生严炽之解；笃论其道，行方有克；心正行正，智邪事邪；行不可废，智不可亡；后学之徒，无失法利。』《文殊问经》云：『菩萨舍身，非是无记，惟得福德。是烦恼身灭，故得清净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浣濯，垢灭衣在。』若得圆旨，明断皎然。请鉴斯文，以为龟镜。」

问：「住相布施，果结无常；增有为之心，背无为之道。争如理观，福等虚空。故经云：『佛言非我，而能顺理。』何坚执事缘尘，而不观心达道乎？」

答：「若约观心，寓目皆是；既云达道，举足宁非？菩萨万行齐兴，四摄广被，不可执空害有，守一疑诸。《华严经》云：『受一非余，魔所摄持。』是以舍边趣中，还成邪见。不可据宗据令，认妙认玄；识想施为，阴界造作。应须随机遮照，任智卷舒；于空有二门，不出不在；真俗二谛，非即非离；动止何乖，圆融无阂。大凡诸佛菩萨，修进之门，有正有助、有实有权；理事齐修，乘戒兼急；悲智双运，内外相资。若定立一宗，是魔王之种；或亡泯一切，成己见之愚。故《大集经》云：『有二行：缘空直入，名为慧行。带事兼修，是行行。』《菩提论》有二道：一、方便道，知诸善法。二、智慧道，不得诸法。又经云：『二如：因中如如而无染；果中如如而无垢。又二心：自性清净心，本有之义；离垢清净心，究竟之义。』《起信论》立二相：一、同相，平等性义。二、异相，幻差别义。台教有二善：达能、所空，名止善；方便劝修，名行善。」

问：「祖佛法要，惟立一乘。或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或云：『一切无阂人，一道出生死。』如何广陈差别，立二法门，惑乱正宗，起诸邪见？」

答：「诸佛法门，虽成一种；约用分二，其体常同。如一心法，立真如生、灭二门，则是二谛一乘之道。今古恒然，无有增减。是以总别互显，本末相资。非总无以出别，非别无以成总；非本无以垂末，非末无以显本。故知只翼难冲，孤轮匪运；惟真不立，单妄不成。约体则差而无差；就用则不别而别。一二无阂，方入不二之门；空有不乖，始蹈真空之境。」

问：「事则分位差别；理惟一味湛然。性相不同，云何无阂？」

答：「能依之事，从理而成；所依之理，随事而现。如千波不阂一湿，犹众器匪隔一金。体用相收，卷舒一际。若约圆旨，不惟理事相即，要理理相即亦得；事事相即亦得；理事不即亦得。故称随缘自在无阂法门。又且诸佛化门，檀施一法，为十度之首，乃万行之先，入道之初因，摄生之要轨。《大论》云：『檀为宝藏，常随逐人；檀为破苦，能与人乐；檀为善御，开示天道；檀为善府，摄诸善人；檀为安隐，临命终时，心不怖畏；檀为慈相，能济一切；檀为集乐，能破苦贼；檀为大将，能伏慳敌；檀为净道，贤圣所由；檀为积善，福德之门；檀能全获福乐之果；檀为涅槃之初缘；入善人众中之要法；称誉赞叹之渊府；处众无难之功德；心不悔恨之窟宅；善法道行之根本；种种欢乐之林藪；富贵安隐之福田；得道涅槃之津济。』《六行集》云：『若凡夫施时，起慢心成罪行；起敬心成福行。若二乘施时，惟观尘动转。小菩萨施时，念色体空。大菩萨施时，知心妄见。若佛谓证惟心，离念常净。是知一布施门，六行成别；岂可雷同，一时该下。亦有内施、外施、理檀、事檀，体用更资，本末互显。据理沈断；执事堕常。理事融通，方超二患。且诸佛圣旨，较量施中，理檀为先，内施偏重。』故《法华经》云：『佛言：「若有发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胜以国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山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供养者。」』《智论》云：『若人舍身，胜过阎浮提满中珍宝。』则知利口轻言易述，全身重宝难倾；保命情深，好生意切。直得三轮体寂，犹为通教所收；况乃取舍情生，岂得成其净施？且圆教施门，遍含法界，乃何事而不备？何理而不圆？菩萨照理而不却事，鉴事而不捐理；弘之在人，曷滞于法。若离理有事，事成定性之愚；若离事有理，理成断灭之执。若着事而迷理，则报在轮回；若体理而得事，则果成究竟。故《法华经》云：『又见菩萨，头、目、身体，欣乐施与，求佛智慧。』若舍身是邪，何成佛慧？故知毫善，趣果弘深；以此度门，标因匪弃。如释迦佛舍身命时，度度皆证法门，或得柔顺忍，或入无生法忍等。大凡菩萨所作，皆了无我、无性；涉事见理，遇境知空。不同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恶无性；是为迷事取性，常系三有。』

问：「经云：『以三恒河沙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故知般若功深，施门力劣。何得违宗越理，枉力劳神？可谓期悟遭迷，求升反坠矣！」

答：「得理则万行方成；知宗乃千途不滞。不可去彼取此，执是排非；须履无阂之门，善入遍行之道。是以过去诸佛、本师释迦，从无量劫来，舍无数身命，或为求法，则出髓而剜身；或为行慈，则施鹰而饲虎。《般若论》

云：『如来无量劫来舍身命财，为摄持正法。正法无有边际，即无穷之因，得无穷之果；果即三身也。』乃至西天此土，菩萨高僧，自古及今，遗身不少，皆遵释迦之正典，尽效药王之遗风。《高僧传》葛法师入南山，自剜身肉布于石上，引肠挂树，捧心而卒。书偈以石云：『愿舍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诸趣中；随有利益处，护法救众生。又复业应尽，有为法皆然；三界皆无常，时来不自在。他杀及自死，终归如是处；智者所不乐，业尽于今日。』又僧崖菩萨烧身云：『代一切众生苦，先烧其手。』众人问曰：『菩萨自烧，众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犹如烧手，一念善根，即能灭恶，岂非代耶？』又告众曰：『我灭度后，好供养病人。并难可测其本，多是诸佛圣人，乘权应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实行也。』天台宗满禅师，一生讲诵《莲经》，感神人现身，正定经呪文字；后焚身供养《法华经》。又智者门人净辩禅师，于忏堂前焚身，供养普贤菩萨。双林傅大士，欲焚身救众生苦；门人等前后四十八人，代师焚身，请师住世，教化有情。传记广明，不能备引。若云：『诸圣境界，示现施为。』则圣有诳夫之愆，凡无即圣之分；教网虚设，方便则空。本为接后逗前，令凡实证；设是示现权施，亦令后人仿效。不可将邪倒之法，赚人施行，大圣真慈，终不虚诳。是以八万法门，无非解脱；一念微善，皆趣真如。自有初心、后心，生忍、法忍，未必将高斥下，以下凌高。善须知时，自量根力；不可评他美恶，强立是非；言是祸胎，自招来业。且如得忍菩萨，虽证生、法二空，为利他故，破慳贪垢，尚乃烧臂焚身，如药王菩萨、僧崖之类。若未具忍者，虽知以智慧火焚烦恼薪，了达二空不生身见；其或现行障重，未得相应；起勇猛心、运真实行，酬恩供佛、代苦行慈，欲成助道之门，不起希求之想；若不欺诳，事不唐捐。脱或智眼未明，犹生我执，但求因果，志不坚牢，拟效先踪，不在此限。夫众生根机不同，所尚各异。故经云：『佛言：「若众生以虚妄而得度者，我亦妄语。」』是知事出千巧，理归一源。皆是大慈，善权方便。或因舍身命而顿入法忍；或一心禅定而豁悟无生；或了本清净，而证实相门；或作不净观，而登远离道；或住七宝房舍，而阶圣果；或处冢间树下，而趣涅槃。是以尘沙度门，入皆解脱；无边教网，了即归真。大圣垂言，终不虚设，譬如涉远，以到为期；不取途中，强论难易。故知医不专散，天不长晴；应须丸散调停，阴阳兼济；遂得众疾同愈，万物齐荣。皆是权施，实无定法；随其乐欲，逗其便宜。惟取证道为心，不拣入门麤细。若于圆教四门生着，犹为藏教初门所治。故菩萨所行檀度之门，如因因厕孔而得出，似病服不净而获痊。非观，无以拔三毒之病根；非行，无以超三界之有狱。《书》云：『获鸟者，罗之一目；不可以』

一目为罗。治国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为国。』是以众行俱备，万善齐修；一行归源，千门自正。经明：十二因缘是一法，以四等观者，得四种菩提。若惟取上上根人，则中下绝分。故弘半教，有成满之功；至宝所，因化城之力。岂可舍此取彼、执实谤权，顿弃机缘，灭佛方便。故云：从实分权，权是实权；开权显实，实是权实。如迷权实二门，则智不自在。《大论》云：『众生种种因缘，得度不同。有禅定得度者；有持戒说法得度者；有光明触身得度者。譬如城有多门，入处各别，至处不异。』所言般若功深者，然般若孕圣弘贤，含灵蕴妙。标之则为宗、为首、为导、为依；融之则触境该空，无非般若。故经云：『色无边故，般若无边。』《肇论》云：『三毒、四倒，皆悉清静，何独尊净于般若？』今何取舍，而欲逃空避影乎？且诸佛密意，诂旨难裁；空拳诳小儿，诱度于一切；无有决定法，故号大菩提。不知般若破着之功，教中偏赞；却乃随语生见，是以依方故迷。故般若能导万行；若无万行，般若何施？偏噉酱而饮醎，失味致患；专抱空而执断，丧智成愆。《智论》云：『帝释意念：「若般若是究竟法者，行人但行般若，何用余法？」佛答：「菩萨六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用无所得法和合故，此即是般若波罗蜜；若但行般若，不行余法，则功德不具足，不美不妙。譬如愚人，不识饭食种具，闻酱是众味主，便纯饮酱，失味致患。行者亦如是，欲除着心故，但行般若，反坠邪见，不能增进善法。若与五波罗蜜和合，则功德具足，义味调适。」』《楞伽山顶经》云：『菩萨速疾道有二：一、方便道者，能为因缘。二、般若道者，能至寂灭。』是以般若无方便，溺无为之坑；方便无般若，陷幻化之网。二轮不滞，一道无亏；权实双行，正宗方显。住无所住，佛事所以兼修；得无所得，智心所以恒寂。」

问：「教祇令观身无我，了本无生；既达性空，何存身见，而欲妄想，仍须舍乎？」

答：「理中非有，事上非无。从缘幻生，虽无作者，善恶无性，业果宛然。从无始际，丧无数身，但续俱生，无利而死。今舍父母遗体，岂是己身？若一念圆修，戒定慧等，微妙善心，方真己体。今所舍者，乃是缘生。然于事中，且为利益而死；况正当无明烦恼，三障二死所缠，何乃说空，谁当信受？是以佛法，贵在行持，不取一期口辩。如虫食木，偶得成文；似鸟言空，全无其旨。烦恼不减，我慢翻增，是恶取邪空，非善达正法。须亲见谛，言行相应。但纵妄语麤心，岂察潜行蜜用？古德云：『行取千尺万尺，说取一寸半寸。』又经云：『言虽说空，行在有中。』《宝积经》云：『佛言：「若不修行得菩提者，音声言说，亦应证得无上菩提。作如是言：『我

当作佛、我当作佛。』以此语故，无边众生，应成正觉。』故知行在言前，道非心外。又经云：『佛言：「学我法者，惟证乃知。」』是以剧恶不如微善；多虚不如少实。但能行者，不弃于小心；纵空说者，徒标于大意。若未契真如之用，顺法性而行，惟得上慢之心，自招诬罔之咎。是以《仁王》列五忍之位；智者备六即之文。行位分明，岂可叨滥？何不入平等观，起随喜心；积众善之根，成大慈之种？经云：『然一指节、爇一炷香，尚灭积劫之愆瑕；或散一华、暂称一佛，毕至究竟之果位。』《首楞严经》云：『菩萨同事，尚作奸偷、屠贩、淫女、寡妇，靡所不为。』《无生义》云：『离相无住行人，不住涅槃，能普现色身，在有为中，能贵、能贱、能凡、能圣；行仁义之道，悲济十方，尽未来际。』又云：『凡地修圣行，果地习凡因；未具佛法，亦不灭受而取证也。』明知真是俗真，俗是真俗；执即尘劳，通为佛事。入法性三昧，无一法可嫌；证无边定门，无一法可弃。胜负既失，取舍全乖；不可障他菩提，灭自善本。又纵了非身，深穷实相，不滞心境，决定无疑。虽知一切有为，犹如空中鸟迹，尚须地地，观练对治，习气非无。况坚执四倒之愚，深陷八邪之网；持此秽质，广作贪淫；被幻网所笼，为情色所醉；汨没生死，沈沦苦轮者欤！所以大觉深嗟，广垂毁摈；诸圣舍身之际，无不先诃。如以毒药而换醍醐，似将瓦器而易珍宝。故《宝积经》观身有四十种过患：或云贪欲之狱，恒为烦恼之所系缠；臭秽之坑，常被诸虫之所啖食。似行厕而五种不净；若漏囊而九孔常穿。瞋恚毒蛇起害心，而伤残慧命；愚痴罗刹执我见，而吞噉智身。犹恶贼而举世皆嫌；类死狗而诸贤并弃。不坚如芭蕉、水沫；无常似焰影、电光。虽灌啖而反作冤讎；每将养而罔知恩报。广诃非一，难可具言。若不审此深愆，遂乃广兴恶业；迷斯为是，而不进修，则智行两亏，理事俱失。须先厌患，苦切对治；知非而欲火潜消，了本而真源自现。故《法华经》云：『犹如三界，火宅所烧，何由能解，佛之智慧？』』

问：「身虽虚假，众患所缠；然因此幻形，能成道果。经云：『不入烦恼大海，不得无价宝珠。』若欲舍之，恐成后悔。」

答：「夫生不灭，有相皆空。若于三宝中，志诚归向，起一舍心，犹胜世间虚生浪死；则能以无常体得金刚体，以不坚身易坚固身，取舍二途，须凭智照。」

问：「安心入道，须顺真空；起行度生，全归世谛。但了法性，以辩正宗；何乃斥实凭虚，丧本骤末？有为扰动，造作纷纭，汨乱真源，昏浊心水。」

答：「第一义中，真亦不立，平等法界，无佛众生；俗谛门中，不舍一法，凡兴有作，佛事门收。是以诸佛，常依二谛说法；若不得世谛，不得第一义谛。《唯识论》云：『拨无二谛是恶取空，诸佛说不可治者。』《金刚经》云：『发阿耨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贤首国师云：『真空不坏缘起业果，是故尊卑宛然。』《金刚三昧论》云：『真俗无二，而不守一。由无二故，则是一心；不守一故，举体为二。』《华严经》云：『譬如虚空，于十方中，若去来今，求不可得；然非无虚空。菩萨如是，观一切法，皆不可得，然非无一切法；如实无异，不失所作；普示修行，菩萨诸行；不舍大愿，调伏众生；转正法轮，不坏因果。』又云：『菩萨摩訶萨，了达自身及以众生，本来寂灭，不惊不怖，而勤修福智，无有厌足。虽知一切法，无有造作，而亦不舍诸法自相；虽于诸境界，永离贪欲，而常乐瞻奉诸佛色身；虽知不由他悟入于法，而种种方便求一切智；虽知诸佛国土皆如虚空，而常乐庄严一切佛刹；虽恒观察无人无我，而教化众生无有疲厌；虽于法界而本来不动，以神通智力现众变化；虽已成就一切智智，而修菩萨行无有休息；虽知诸法不可言说，而转净法轮令众生喜；虽能示现诸佛神力，而不厌舍菩萨之身；虽现入于大涅槃，而一切处示现受生。能作如是权实双行法，是佛业。』是以若拨果排因，即空见外道；据体绝用，是趣寂声闻。又若立正宗，何法非宗？既论法性，何物非性？从迷破执，则权立是非；从悟辩同，实无取舍。今所论者，不同凡夫所执事相，又非三藏菩萨偏假离真，及通教声闻但空灭相。若离空之有，乃妄色之因；若离有之空，归灰断之果。今则性即相之性，故不阂繁兴；相即性之相，故无亏湛寂。境是不思议境，空是第一义空。舒卷同时，即空而常有；存泯下坏，即有而常空。故台教云：『如镜有像，瓦砾不现，中具诸相；但空即无。微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清凉国师云：『凡圣交彻，即凡心而见佛心；理事双修，依本智而求佛智。』古德释云：『禅宗失意之徒，执理迷事，云：「性本具足，何假修求？但要亡情，即真佛自现。学法之辈，执事迷理，何须孜孜修习理法？」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理事双修，以彰圆妙。休心绝念，名理行；兴功涉有，名事行。依本智者，本觉智，此是因智；此虚明不昧名智，成前理行。亡情显理，求佛智者，即无障阂解脱智，此是果智；约圆明决断为智，成前事行，以起行成果故。此则体性同故，所以依之；相用异故，所以求之。但求相用，不求体性。前亡情理行，即是除染缘起，以显体性；兴功事行，即是发净缘起，以成相用。』无相宗云：『如上所说，相用可然；但依本智情亡，则相用自显，以本具故。何须特尔起于事行？』圆宗云：『性诠本具；亡情之时，但除染分相用，自显真体。若无事行，彼起净分相用，无因得

生。如金中虽有众器，除矿但能显金，若不施功造作，无因得生其器。岂金出矿已，不造不作，自然得成于器？若亡情则不假事行，佛令具修，岂不虚劳学者？是以八地，已能离念，佛劝方令起于事行，知由离念不了。所以文云：「法性真常离心念，二乘于此亦能得；不以此故为世尊，但以甚深无阂智。」七劝皆是事行故。是知果佛，须性相具足；因行，必须事理双修。依本智如得金；修理行如去矿；修事行如造作；求佛智如成器也。』《慈愍三藏录》云：『若言世尊，说诸有为，定如空华，无有一物，名虚妄者；虚妄无形，非解脱因，如何世尊勅诸弟子，勤修六度万行妙因，当证菩提涅槃之果？岂有智者，赞干闥婆城，坚实高妙？复劝诸人，以免角为梯，而可登陟乎？由此理故，虽是凡夫，发菩提心、行菩萨行，虽然有漏修习，是实是正，有体虚妄；非如龟毛，空无一物，说为虚妄。皆是依他，缘生幻有；不同无而妄计。若如是解者，常行于相，相不能阂，速得解脱。迷情局执，于教不通，虽求离相，恒被相拘，无有解脱。』又云：『若三世佛行，执为妄想；凭何修学，而得解脱？不依佛行，别有所宗，皆外道行。』古德云：『若一向拱手，自取安隐，不行仁义，道即阙庄严，多劫亦不成。』但实际不受一尘，佛事不舍一法。《还源观》云：『真该妄末，行无不修；妄彻真源，相无不寂。』又云：『真如之性，法尔随缘；万法俱兴，法尔归性。』祖师传法偈云：『心地随时说，菩提亦祇宁，事理俱无阂，当生即不生。』故知真不守性，顺寂而万有恒兴；缘不失体，任动而一空常寂。」

问：「《思益经》云：『入正位者，不从一地至十地。』《楞伽经》云：『寂灭真如，有何次第？』古德云：『宁可永劫沈沦，终不求诸圣解脱。』又云：『任汝千圣现，我有天真佛。』何乃捏目生华，强分行位？」

答：「若心冥性佛，理括真源，岂假他缘，尚犹忘己。若随智区分，于无次第中而立次第，虽似升降，本位不动。夫圣人大宝曰位，若无行位，则是天魔外道。若约圆融门，则顺法界性，本自清静；若约行布门，则随世谛相，前后浅深。今圆融不碍行布，顿成诸行，一地即一切地故；若行布不碍圆融，遍成诸行，增进诸位功德故。点空论位，常居中道。不有而有，阶降历然；有而不有，泯然虚静。故《般若经》云：『须菩提问佛：「若诸法毕竟无所有，云何说有一地乃至十地？」佛言：「以诸法毕竟无所有故，则有菩萨初地至十地；若诸法有决定性者，则无一地乃至十地。』』是以三十七品，菩萨履践之门；五十二位，古佛修行之路。从初念处一念圆修，迄至十八不共，练磨三业，究竟清静。」

问：「真源自性本自圆成，何藉修行广兴动作？经云：『见苦断集，证灭修道，名为戏论。』若起妄修行，何当契本？」

答：「《起信论》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义，为说真觉。亦因真如内熏，令此无明而有净用。』复因诸佛言教力，内外相资，令此妄心，自信己身有真如性，能起种种方便修诸对治。此能修行，则是信有真如，由未证真，不名无漏；妄念若净，真性自显。又虽修无性，不阂真修；从妄显真，因识成智。犹如影像，能表镜明；若无尘劳，佛道不立。古德云：『真妄二法，同是一心。妄揽真成，无别妄故；真随妄现，无别真故。又真外有妄，理不遍故；妄外有真，事无依故。』又若执本净，是自性痴；若假外修，是他性痴；若内外相资，是共性痴；若本末俱遣，是无因痴。《长者论》云：『若一概皆平，则无心修道；应须策修，以至无修，方知万法无修。』《宝积经》云：『若无正修者，猫兔等亦合成佛，以无正修故。』台教云：『行能成智，行满智圆；智能显理，理穷智寂。』相须之道，兴废不无。因权显实，实立权亡；约妄明真，真成妄泯。权妄既寂，真实亦空；非妄非权，何真何实。牛头融大师云：『若言修生，则造作非真，若言本有，则万行虚设。』」

问：「一切凡夫常在于定，何须数息入观而无绳自缚乎？」

答：「若法性三昧，何人不具？若论究竟定门，唯佛方备。等觉菩萨，尚乃不知；散心凡夫，岂容测度。故文殊云：『譬如人学射，从麤至细，后乃所发皆中。我亦如是，初学三昧，谛缘一境，后入无心三昧，始一切时中，常与定俱。』所以不净假观、数息妙门，是入甘露之津，出生死之径。故龙树祖师云：『观佛十力中，二力最大：因业力故入生死；因定力故出生死。』《正法念经》云：『救四天下人命，不如一食顷端心正意。』是以在缠真如，昏散皆具；出缠真如，定慧方明。总别条然，前后无滥。何专理是，宁斥事非？」

问：「菩萨大业，以摄化为基；何乃独宿孤峯、入深兰若，既违本愿，何成利人？」

答：「菩萨本为度他，是以先修定慧。空闲静处，禅观易成；少欲头陀，能入圣道。《法华经》云：『又见菩萨，勇猛精进，入于深山，思惟佛道。』」

问：「多闻、广读、习学、记持，徇义穷文，何当见性？」

答：「若随语生见，齐文作解，执论忘旨，逐教迷心，指月不分，即难见性。若因言悟道，藉教明宗，谛入圆诠，深探佛意；即多闻而成宝藏，积学以为智海。从凡入圣，皆因玄学之力；居危获安，尽资妙智之功。言为入道之阶梯，教是辩正之绳墨。《华严经》云：『欲度众生令住涅槃，不离无障阂解脱智；无障阂解脱智，不离一切法如实觉；一切法如实觉，不离无行无生行慧光；无行无生行慧光，不离禅善巧决定观察智；禅善巧决定观察智，不离善巧多闻。菩萨如是，观察了知己，倍于正法，勤求修习。日夜惟愿闻法、喜法、乐法、依法、随法、解法、顺法、到法、住法、行法。菩萨如是勤求佛法，所有珍财，皆无吝惜，不见有物，难得可重；但于能说佛法之人，生难遭想。』《法华经》云：『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闻强识，乃可为说。』《论》云：『有慧无多闻，是不知实相；譬如大暗中，有目无所见。多闻无智慧，亦不知实相；譬如大明中，有灯而无目。多闻利智慧，是所说应受；无闻无智慧，是名人身牛。』故圆教二品，方许兼读诵；位居不退，始闻法无厌。闻有助观之力；学成种智之功。不可作牛羊之眼，罔辨方隅；处愚戇之心，不分菽麦乎！」

问：「灵知不昧，妙性常圆。何假参寻，遍求知识？」

答：「一切众生，悟里生迷，真中起妄，祇为不觉，须假发扬。《法华经》云：『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名称普闻。』又云：『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令得见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华严经》云：『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了。』又云：『不要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珍宝；惟愿乐闻一句未闻佛法。』又云：『虽知诸法不由他悟，而常尊敬诸善知识。』《起信论》云：『又诸佛法，有因有缘；因缘具足，乃得成办。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无人知，不假方便，能自烧人，无有是处。众生亦尔，虽有正因，熏习之力，若不遇诸佛、菩萨、善知识等，以之为缘，能自断烦恼、入涅槃者，则无是处。』《法句经》云：『如裹香之纸、系鱼之索。佛语诸比丘：「夫物本净，皆由因缘，以兴罪福。近贤明，则道义隆；友愚暗，则殃祸集。譬如纸、索，近香则香；系鱼则臭，渐染翫习，各不自觉。」颂曰：「鄙夫染人，如近臭物；渐迷习非，不觉成恶。贤夫染人，如附香熏；进智习善，行成芳洁。」』《首楞严经》云：『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聚。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

觉，及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砂欲成嘉馔，纵经尘劫终不能成。」』是知初心，须亲道友，以辨邪正，方契真修。或涉权门，日劫相倍；若得圆旨，不枉功程，直至道场，永无疑悔。及生自悟之时，惟证无师自然之智，决定不从人得。」

问：「说法为人，虽成大业；未齐极地，恐损自行。登地菩萨，尚被佛诃；未证凡夫，如何开演？」

答：「台教初品，即是凡夫；若信入圆门，亦可说法。以凡夫心同佛所知，用所生眼齐如来见。《般若经》中较量，正忆念自修行般若之福，不如广为人天巧说譬喻，令前人易解般若，其福最胜。经云：『其人戒足虽羸劣，善能说法利多人；若有供养是人者，则为供养十方佛。』《未曾有经》云：『说法有二大因缘：一者开化天人，福无量故。二者为报施食恩故，岂得不说。』又财施如灯，但明小室；法施若日，远照天下。《大方广总持经》云：『佛言：「善男子！佛灭度后，若有法师，善随乐欲，为人说法，能令菩萨、学大乘者，及诸大众，有发一毛欢喜之心，乃至暂下一滴泪者，当知皆是佛之神力。」』但见解不谬，冥契佛心，虽为他人，亦乃化功归己；既能助道又报佛恩，傥不涉名闻，实一毫不弃。至于传持法宝、讲唱大乘、制论释经、着文解义，拔不信之疑箭，照愚暗之智光；建法垣墙，续佛寿命。或取经西土，求法遐方；或翻译大乘，润文至教；或广行经咒，遍施受持。开法施之门，续传灯之焰。能将甘露，沃枯竭之心；善使金铍，扶痴盲之眼。经云：『假使顶戴经尘劫，身为床座遍三千；若不传法度众生，决定无能报恩者。』」

问：「何不一法顿悟，万行自圆。而迂回渐径，勤劳小善乎？禅宗一念不生，一尘不现；若争驰焰水、竞执空华，以幻修幻，终无得理。」

答：「诸佛了幻，方能度幻众生；菩萨明空，是以从空建立。《涅槃经》云：『佛言：「一切诸法皆如幻相，如来在中以方便力，无所染着。何以故？诸佛法尔。」』《中论》云：『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是以顿如种子已包；渐似芽茎旋发。又如见九层之台，则可顿见；要须蹶阶而后得升。顿了心性，即心是佛，无性不具；而须积功，遍修万行。又如磨镜，一时遍磨，明净有渐。万行顿修，悟则渐胜，此名圆渐，非是渐圆。亦是无位中位；无行中行。是以彻果该因，从微至着，皆须慈善根力，乃能自利利他。故九层之台成于始筭，千里之程托于初步；滔滔之水起于滥觞，森森之

树生于毫末。道不遗于小行；暗弗拒于初明。故一句染神，历劫不朽；一善入心，万世匪忘。《涅槃经》云：『佛说：「修一善心，破百种恶；如少金刚，能坏须弥；亦如少火，能烧一切；如少毒药，能害众生。少善亦尔，能破大恶。」』《日摩尼宝经》云：『佛告迦叶菩萨：「我观众生，虽后数千巨亿万劫，在欲爱中，为罪所覆；若闻佛经，一反念善，罪即消尽。」』

《大智度论》云：『如来成道时，有十种微笑，而观世间。有小因大果，小缘大报：如求佛道，赞一偈、一称南无佛、烧一捻香，必得作佛。何况闻知诸法实相，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而行因缘，业亦不失，以是故笑。』』

古德问云：「达磨不与梁帝说功德因缘，而云无耶？菩萨舍国城、建塔庙，岂虚设乎？」

答：「大师此说，不坏福德因果，武帝不达。有为功德，而有限剂；空无相福，不可思量。破他贪着；如不贪着，尽是无为。菩萨亦作轮王，如是福报，因果历然，可是无耶？若达理者处之，与法界同量，无有竭尽；若不达理，即是有为轮回之报，不应贪着。忠国师云：『诸佛菩萨，皆具福、智二严，岂是拨无因果？但勿以理滞事，以事妨理；终日行，而不乖于无行也。』』

生法师问：「云何弹指、合掌，无非佛因耶？」

答：「一切法皆无定性，而所适随缘。若以贪为缘，即适人天之报；若回向菩萨为缘，即成佛果之报。真如尚不守自性，而况此微善乎？又云：万善理同无漏者，夫万善本有，皆资理发；理既无异，善岂容二。本如来藏性，为万善之因，亦名正因，亲生万善。台教云：『如轻小善不成佛，是灭世间佛种。』又云：『善机有二：一、感人天华报。二、感佛道果报。若以佛眼圆照，众生万善，究竟得佛，一大事出世之正意。』荆溪尊者云：『一毫之善，本趣菩提；如操刀执炬，得其要柄。若以相心，如把刃抱火。』《法华经》中，明散心念佛、小音赞叹、指甲画像、聚沙成塔，渐积功德，皆成佛道。《大悲经》云：『佛告阿难：「若有众生，于诸佛所，一发信心，种少善根，终不败亡。假使久远，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彼一善根，必得涅槃。如一滴水，投大海中，虽经久远，终不亏损。」』是以大圣，顺机曲应，大小不忘，接后逗前，半满岂废。或赞小而引归深极；或诃半而恐滞初门。黄叶宁金；空拳岂实？皆是抑扬之意，权施诱度之恩。而不得教旨者，但执方便

之言，互相是非，确定取舍。或执小滞大，违失本宗；或据大妨小，而亏权慧。又虽然宗大，大旨焉明？徒云斥小，小行空失。运意，则承虚托假；出语，则越分过头。断正法轮、谤大般若，深愆极过，莫越于斯；历劫何穷，长沦无间。《净名经》云：『无方便慧缚；有方便慧解。无慧方便缚；有慧方便解。』岂可执权谤实，害有宾无。但大小双弘，空有俱运，一心三观即无过矣。是以顺法体，则纤毫不立；随智用，则大业恒兴。体不离用，故寂而常照；用不离体，故照而常寂。是以常体常用，恒照恒寂。若会旨归宗，则体用俱离，何照何寂？曷乃据体而碍用；执性而坏缘！理事不融，真俗成隔。则同体之悲绝运，无缘之慈靡成。善恶既不同观，冤亲何能普救？过之甚矣，失莫大焉！又先德云：『夫善知识者，虽明见佛性，与佛同等；若论其功，未齐诸圣。须从今日，步步资熏。』又古德云：『蕈子比丘还债，虽不得理，犹有行门；今时多有学人，二事俱失。』故知见性未谛，但是随语依通；及检时中，正助皆丧。是以先圣，终不浪阶；抚臆扪心，岂可容易。是以六即拣滥；十地辨功。若以即故，何凡何圣？若论六故，凡圣天隔。又若论其理，初地即具足一切地；若言其行，后地则倍倍超前。祇如纔登八地，一念利生，下地多劫不及。」

问：「善恶同源，是非一旨。云何弃恶崇善，而违法性乎？」

答：「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若以性从缘，虽同而异；若泯缘从性，虽异而同。故《禅门秘要经》云：『佛言：「善恶业缘，本无有异；虽复不异，不共俱止。」』《华严经》云：『如相与无相，生死及涅槃，分别各不同，智无智如是。』故知教旨如镜，何所疑焉？」

问：「若分修性，则善恶二途。乖平等之慈，失遍行之德。」

答：「自行须离，约法即空；化他等观，在人何别？是以初心自利，则损益两陈；究竟利他，则善恶同化。如夜行险道，以恶人执烛，岂可以人恶故，而不随其照？菩萨得般若之光，终不舍恶。《华严经》云：『舍恶性人，远懈怠者；轻慢乱意，讥嫌恶慧，是为魔业。』台教云：『恶是善资；无恶亦无善。』《法华经》云：『恶鬼入其身，骂詈毁辱我；我等念佛故，皆当忍是事。』恶不来加，不得用念，用念由于恶加。又『威音王佛所，着法之众，闻不轻言，骂詈捶打；由恶业故还值不轻，不轻教化，皆得不退。』又

『提婆达多是善知识。』书云：『善者是恶人之师；恶者是善人之资。』故知恶能资善，非能通正；岂有一法，而可舍乎？」

问：「无缘不强化，机熟自相应。若愚恶不信之人，如何诱度？」

答：「舍愚从智，平等理乖；弃恶归善，同体悲废。众生本妙，不可度量；忽遇因缘，机发不定。设未得度，亦作度缘；以此而推，应须等化。」

问：「若修众善之门，须兴乐欲之念。憎爱二苦，能障寂灭菩提；取舍两情，岂成无阂解脱？」

答：「《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有二种爱：一者善爱；二者不善爱。不善爱者，惟愚求之；善法爱者，诸菩萨求。』《华严经》云：『广大智所说，欲为诸法本；应起胜希望，志求无上觉。』又云：『断善法欲，是菩萨魔事。』是以入道之初，欲为道本；至其极位，法爱须忘。阶降宛然，初后不滥。」

问：「人法本空，身心自离；既无能作，谁行众善乎？」

答：「《涅槃经》云：『虽本自空，亦由菩萨修空见空。』又『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众生五阴空无所有，谁有受教修习道者？」佛言：「善男子！一切众生皆有念心、慧心、发心、勤精进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虽念念灭，犹故相似相续不断，故名修道。乃至如灯虽念念灭，而有光明除破暗冥。念等诸法亦复如是。如众生食虽念念灭，亦能令饥者而得饱满；譬如上药虽念念灭，亦能愈病；日月光明虽念念灭，亦能增长草木树林。善男子！汝言念念灭，云何增长者？心不断故名为增长。」』」

问：「所行众善，福德竟何所归？若云自度，还同二乘之心；若云度他，即立众生之相。」

答：「菩萨所作福德，皆为成熟众生；空有圆融，自他无滞。观世若幻，岂违实相之门？度生同空，宁亏方便之道。《般若经》云：『菩萨成就二法，魔不能坏：一者观诸法空；二者不舍一切众生。』《论》释云：『以日月因缘，故万法润生。但有月而无日，则万物湿坏；但有日而无月，则万物焦烂；日月和合，故万物成就。菩萨亦如是，有二道：一者悲；二者空。佛说二事兼用，虽观一切空，而不舍众生；虽怜愍众生，不舍一切空。观一切法

空，空亦空故，不着空；是故不妨怜愍众生。虽怜悯众生，亦不着众生，亦不取众生相。但怜悯众生，引导入空故。』」

问：「经云：『佛不得佛道，亦不度众生。』若见众生苦，即是受苦者，云何修习福德，而度众生乎？」

答：「约真即无，随俗即有。论云：『佛答须菩提：「若一切众生，自知诸法自性空者，菩萨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亦不于六道中拔出众生。何以故？众生自知诸法性空，则无所度。譬如无病则不须药；无暗则不须灯。今众生实不知自相空法，故随心取相生着；以着故染；染故随于五欲；随五欲故，为贪所覆；贪因缘故，乃至作生死业，无复穷已。』』是知因凡立圣，凡圣皆空；从恶得善，善恶无性。以无性故，万善常兴；以皆空故，一真恒寂。』」

问：「众生之界，如二头三手。若实见度者，何异捞水月而捉镜像，削鸟迹而植焦芽！未审究竟以何为众生，而兴济度？」

答：「夫众生者，即是自身日夜所起，无量妄念之心。《大集经》云：『汝日夜念念，常起无量百千众生。』《净度三昧经》云：『一念受一身。善念生天上、人中身；恶念受三恶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种生死根，后当受八亿五千万杂类之身；乃至百年之中，种后世身，体骨皮毛，遍大千刹土，地间无空处。若一念不生，恬然反本。』故云：『度妄众生，了念即空，无有起处。』复云：『不见众生可度。』亦云：『度尽一切众生，方成正觉。』即斯旨也。《华严经》云：『身为正法藏，心为无阂灯；照了诸法空，名曰度众生。』既自行已立，还说示人，普令观心，还依是学；是为真实之慈，究竟之度矣。夫从凡入圣，万善之门，先发菩提心，最为第一。乃众行之首，履道之初，终始该罗，不可暂废。《梵网经》云：『若佛子，常起大悲心。乃至若见牛、马、猪、羊，一切畜生，应心念口言：「汝是畜生，发菩提心。」而菩萨入一切处，山林川野，皆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若菩萨不发教化众生心者，犯轻垢罪。』《华严经》云：『欲见十方一切佛，欲施无尽功德藏，欲灭众生诸苦恼，宜应速发菩提心。』又云：『菩提心者，犹如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菩提心者，犹如良田，能长众生白净法故。菩提心者，犹如大地，能持一切诸世间故。菩提心者，犹如净水，能洗一切烦恼垢故。菩提心者，犹如大风，普于世间无所阂故。菩提心者，犹如盛火，能烧一切诸见薪故。』」

问：「菩提理本，性自周圆。何假发心，故兴妄念？」

答：「《般若经》云：『若菩萨知心性即是菩提，而能发起大菩提心，是名菩萨。』又上首菩萨云：『吾于无所求中，而故求之，又无所发。』菩萨云：『知一切法皆无所发，而发菩提心。然于所证真如，如外无智，能发妙智，智外无如。双照双遮，不存不泯。不二而二，理智自分；二而不二，能所俱寂。』次即归命三宝无上福田，起坚固心，具不坏信；离五怖畏，成三菩提，最初之因缘，摄一切善法。《大报恩经》云：『如阿闍世王，虽有逆罪，应入阿鼻狱，以诚心向佛故，灭阿鼻罪，是谓三宝救护力也。又如在山林旷野，恐怖之处，若念佛功德，恐怖即灭。是故归凭三宝，救护不虚。』古德云：『山有玉，则草木润；泉有龙，则水不竭；住处有三宝，则善根增长。』谓三宝救护力也。《法句经》云：『帝释命终，入驴母腹中。因归命三宝，驴缰解走，破坏坏器；其主打之，寻时伤胎，其神却复天身。佛为说偈，帝释闻之，达罪福之变、解兴衰之本、遵寂灭之行，得须陀洹道。』《木槌子经》云：『时有难国，王名波金璃，白佛言：「我国边小，频岁贼寇；五谷勇贵，疾病灾行；人民困苦，我恒不安。法藏深广，不得修行；惟愿垂矜，赐我法要。」佛告王言：「若欲灭烦恼障者，当穿木槌子一百八个，常以自随，志心无散，称南无佛陀、南无达摩、南无僧伽。乃至能满百万遍者，当断百八结业，获无上果。」王闻欢喜：「我当奉行。」佛告王言：「有莎斗比丘，诵三宝名，经历十岁，得成斯陀含果；渐次修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闻是已，倍复修行。』」

问：「志公云：『苦哉哀哉冤枉！弃却真佛造像；香华供养求福，不免六贼枷杖！』此意如何以契今说？」

答：「此是古人破凡夫不识自佛，一向外求，住相迷真，分别他境；不为助道，但求福门。似箭射空，如人入暗；果招生灭，宁越心尘？若达惟心，所见一切，皆是心之相分，终不执为外来。然不坏因缘，理事无阂。故神锱和尚云：『缘众生空，不舍于大慈；观如来寂，不失于敬养。谈实相，不坏于假名；论差别，不破于平等。』又《华严经》八地菩萨，亲证无生法忍，入无功用道；了一切法，如虚空性，乃至涅槃，心犹不现前，方始见无量佛，炽然供养。又云：『若彼常于三宝中，恭敬供养无疲厌，则能超出四魔境，速成无上佛菩提。』《贤愚经》云：『舍卫国有长者，生一男儿。当尔之时，天雨七宝，因字宝天；后值佛出家得道。佛言：「毘婆尸佛出现于世，有一贫人，虽怀喜心，无供养具；以一把白石拟珠，用散众僧，今此宝天比

丘是。乃至受无量福，衣食自然；今遭我世，得道果证。」』又真觉大师云：『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读诵大乘，行道礼拜。妙味香华，音声赞叹；灯烛台观，山海泉林；空中平地，世间所有，微尘已上，悉持供养。合集功德，回助菩提。』以知祇破凡夫心外所执：或是贪利供养、瞋心持戒、懦弱作福、胜他布施，无殷重心、非广大意。若如是行，难招净业。不可错会圣意，断自凡情，起断灭心，灭菩提种。《首楞严经》云：『若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自谓已足，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与过慢，及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心中尚轻，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此名见胜，无慧自救。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礼塔庙，摧毁经像。谓檀越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经是树叶，或是迭华；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实为颠倒。」其深信者，从其毁碎，埋弃地中。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但所作之时，一切无着；欢喜庆幸，竭力尽诚，回向无上菩提，普施法界含识。则一毫之善，皆是圆因，终不堕落，人天因果。

「又福业弘深，凡圣俱济。福是安乐之本，智为解脱之门，以此二轮不可暂失。乃成佛之正辙，实拔苦之深因。恭惟无上宝王、十方慈父，作大福聚、具功德身，尚乃亲对大众，起礼骨塔；躬为弟子，不弃穿针。岂况下劣凡形，薄福眇德，阐提不信，我慢贡高，耻作低心，顿遗小善。《像法决疑经》云：『佛言：「若复有人，见他修福及施贫穷，讥毁之，言：『此邪命人，求觅名利；出家之人，何用布施？但修禅定、智慧之业，何用纷动无益之事？』作是念者，是魔眷属。其人命终堕大地狱，经历受苦；从地狱出堕饿鬼中，于五百身堕在狗中；从狗出已，五百世中常生贫贱，受种种苦。何以故？由于前世，见他施时，不随喜故。』』论云：『福德是菩萨摩訶萨根本，能满愿。一切圣入所共赞叹；无智人所毁谤。智人所行处；无智人所远离。是福德因缘故，作人王、转轮圣王、天王、阿罗汉、辟支佛、诸佛世尊，大慈大悲，十力、四无所畏、一切种智，自在无阂，皆从福德中生。』又云：『须菩提问：「以毕竟空中，无有福与非福。何故但以福德而得佛？」』答：「以世谛中，有福故得。」』须菩提为众生着无所有故问；佛以不着有故答。所谓：精进修福，尚不可得；何况不修福德。如受乞食道人，至一聚落，从一家至一家，乞食不得。见一饿狗饥卧，以杖打之。言：『汝畜生无智，我种种因缘，家家求食尚不得，何况汝卧而望得耶！』

「至于宝炬、苏灯，续命供佛，遂乃恒增智焰、常曜身光；因正果圆，行成业就。故贼人偶挑残焰，天眼长明；贫女因献微灯，佛阶遥记。《华严经》云：『又放光明名照曜，映蔽一切诸天光；所有暗障靡不除，普为众生作饶益。此光觉悟一切众，令执灯明供养佛；以灯供养诸佛故，得成世中无上灯。然诸油灯及苏灯，亦然种种诸明炬；众香妙药上宝烛，以是供养获此光。』《普广经》云：『然灯供养，照诸幽冥；苦痛众生，蒙此光明，得互相见。缘此福德，拔彼众生，悉得休息。』《施灯功德经》云：『佛告舍利弗：「若人于塔庙施灯明已，临命终时，得见四种光明：一者、临终见于日轮圆满涌出。二者、见净月轮圆满涌出。三者、见诸天众一处而坐。四者、见于如来正遍知，坐菩提树，垂得菩提；自见己身尊重如来，合十指掌恭敬而住。」』」

「或散华供养，严饰道场，尽作菩提之缘因，成佛之正行。《法华经》云：『若人散乱心，乃至以一华，供养于画像，渐见无数佛。』《大思惟经》云：『若不散华献佛，虽得往生，而依报不具。』《贤愚经》云：『舍卫国内，有豪富长者，生一男儿，面首端正；天雨众华，积满舍内，即字华天。乃至出家，得阿罗汉。阿难白佛：「华天何福而得如是？」佛言：「过去有佛，名毘婆尸；有一贫人，见僧欢喜；即于野泽采众草华，用散大众。尔时贫人，今华天比丘是。散华之德，九十一劫，身体端正；意有所须，如念而至。」』经云：『若以一华散虚空中，供养十方佛，乃至毕苦，其福无尽。』论云：『亿耳阿罗汉，昔以一华施于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乐；余福力得阿罗汉。』」

「或烧香、涂香，庄严佛事，焚一捻而位期妙果；涂故塔而身出栴檀。昔佛在世，时有长者名栴檀香，昔曾以香泥涂故塔；从是已来九十一劫，身诸毛孔出栴檀香，从其口出优钵华香。

「或悬幡塔庙，宝盖圣仪；标心而虽为他缘，获福而惟成自果。故佛在世时，有婆多迦，过去曾作一长幡，悬毘婆尸佛塔上；从是已来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荫其上，受福快乐，后出家得道。又经云：『若人悬幡，风吹一转，受一轮王位；乃至烂坏为尘，一尘一小王位。』《百缘经》云：『有一宝盖长者，过去曾持一摩尼宝珠，盖毘婆尸佛舍利塔头；从是已来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常有自然宝盖，覆其顶上；乃至遇佛出家，皆成佛果。』」

「或称扬佛德，赞叹大乘，胜报无边，殊因最大。赞一偈，有超劫成佛之功；颂一言，获舌相妙音之报。《观佛三昧经》云：『昔过去久远无量世时，有佛出世，号宝威德上王。时有比丘与九弟子，往诣佛塔，礼拜佛像。见一宝像，严显可观；礼已谛观，说偈赞叹。后时命终，悉生东方宝威德上王佛国，大莲华中忽然化生；从此已来，恒得值佛，得念佛三昧；佛为授记，于十方面各得成佛。』《法华经》云：『譬如优昙华，一切皆爱乐；天人所希有，时时乃一出。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一言；则为已供养，十方三世佛。是人甚希有，过于优昙华。』《华严经》云：『又放光明名妙音，此光开悟诸菩萨；能令三界所有声，闻者皆是如来音。以大音声称赞佛，及施铃铎诸音乐；普使世间闻佛音，是故得成此光明。』

「至于讽咏唱呗，妙梵歌扬。昔婆提扬呗，清响彻于净居；释尊入定，琴歌震于石室。园林楼观，入法界之法门；音声语言，成佛宗之佛事。《毘尼母经》云：『佛告诸比丘，听汝等呗。』呗者即言说之辞。《十诵律》云：『为诸天闻呗心喜。』或音乐舞妓，螺钹箫韶，发欢喜心，种种供养。《法华经》云：『若使人作乐，系鼓吹角呗，箫笛琴箜篌，琵琶饶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养。或以欢喜心，歌呗颂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

「或劝请诸佛，初转法轮，不般涅槃，悲济含识。《智论》问云：『菩萨法尔，六时劝请十方佛者，若于目前，面请诸佛则可；今十方无量佛亦不目见，云何可请？』答：『如慈心念众生，令得快乐，众生虽无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请佛说法亦复如是。又虽众生，不面请佛，佛常见其心，亦闻彼请。或随喜赞善，助他胜缘，如观买香，傍染香气，虽不亲作，得同善根。』论云：『有人作功德，见者心随喜，赞言：「善哉！在无常世界中，为痴冥所蔽，能弘大心，建此福德。」菩萨但以随喜心，过于二乘人上，何况自行。又菩萨昼夜六时，常行三事：一、礼十方佛，忏三世罪。二、随喜十方三世诸佛，所行功德。三、劝请诸佛初转法轮，及久住世间。行此三事，功德无量，转近得佛。』若作诸善，悉皆回向，成就菩提，免坠生灭。如微声入角，遂致远闻；似滴水投河，即同广润。以少善而至极果；运微意而成大心。

「或发大愿者，万行之因。能长慈悲，不断佛种；大事成办，所作克终；成道利生，皆因弘誓。是以有行无愿，其行必孤；有愿无行，其愿必虚。行愿相从，自他兼利。《华严经》云：『不发大愿，魔所摄持；乐处寂灭，断除

烦恼，魔所摄持；永断生死，魔所摄持；舍菩萨行，魔所摄持；不化众生，魔所摄持。』《智论》云：『作福无愿，无所树立；愿为导师，能有所成。譬如销金，随师所作，金无定也。菩萨亦尔，修净土愿，然后得之。以是故知，因愿获果。』又云：『若能一发心言：「愿我当作佛，灭一切众生苦。」虽未断烦恼，未行难事，以心口重故，胜一切众生。』《大庄严论》云：『佛国事大，独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须愿力。如牛虽力挽车，要须御者能有所至；净佛国土，由愿引成。』以愿力故，福德增长，不失不坏，常见佛故。

「或造新修故，立像图真，兴建伽蓝，庄严福地。《法华经》云：『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像，刻雕成众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鍮鈿赤白铜，白镞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严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作佛形像经》云：『优填王来至佛所，白佛言：「世尊！若佛灭后，其有众生作佛形像，当得何福？」佛告王言：「若当有人，作佛形像，功德无量，不可称计。天上人中，受诸快乐，身体常作紫磨金色。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长者、贤善家子，乃至若作帝王，王中特尊；或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自然，千子具足；乃至若生天上，作六欲天主；若生梵天，作天梵王。后皆得生无量寿国，作大菩萨，毕当成佛，入泥洹道。」』若当有人，作佛形像，获福如是。《华首经》云：『佛告舍利弗：「菩萨有四法，终不退转无上菩提。何等为四：一者、若见塔庙毁坏，当加修治，若泥乃至一砖。二者、若于四衢道中，多人观处，起塔造像，为作念佛善福之缘。三者、若见比丘僧，二部诤讼，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见佛法欲坏，能读、诵、说乃至一偈，令使不绝；为护法故，敬养法师，专心护法，不惜身命。菩萨若成就是四法者，世世当作转轮圣王，得大力身如那罗延，舍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随意修四梵行，命终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无上道。」』是故猕猴戏造石塔，尚乃生天；樵人误唱佛声，犹云得度。何况志诚，宁无胜报？

「或兴崇宝塔，铸泻洪钟，乃至大如拇指，天界福生。或复暂击一声，幽途苦息。《无上依经》云：『佛告阿难：「如帝释天宫住处，有大飞阁名常胜殿，种种宝庄各八万四千。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胜宝殿，百千拘胝施与四方众僧；若复有人，如来般涅槃后，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罗子大、戴刹如针大、露盘如枣叶大、造佛形像如麦子大，此功德胜前所说，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阿僧祇数分，所不及一。何以故？如来无

量功德故。」』《涅槃经》云：『善守佛僧物，涂扫佛僧地；造塔如拇指，常生欢喜心，亦生不动国。』此即净土常严，不为三灾所动也。

「或书写大藏，启发真诠；或刻石销金，剥皮刺血。令见闻随喜，十种传通；誓报四恩，明遵慈勅。是以佛智，赞而不及；天福，报而无穷。齐善逝之功，作如来之使。《法华经》云：『若人得闻此《法华经》，若自书若使人书，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边。』

「或兴崇三宝，广扇慈风；或墙堑释门，威力外护。遂令正法久住，佛道长隆。外感则雨顺风调，家宁国泰；内报则道生垢灭，果满因圆。能遵付嘱之恩，不失菩提之记。或释其拘系，放人出家；或广度僧尼，绍隆佛种。开出离之道，施引接之门。格量胜因，群经具赞。《出家功德经》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无量。』《本缘经》云：『以一日一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堕三恶道。』《僧祇律》云：『以一日一夜出家，修梵行者，离六百六千六十岁三涂苦。』乃至醉中剃发；戏里披衣，一向时间，当期道果。何况割慈舍爱，具足正因，成菩萨僧，福何边际？

「或忘身为法，禁绝邪师；建正法幢，断魔羸索。朗慧日于无明暗室；荫慈云于烦恼稠林。使信邪者，趣三脱之门；俾执见者，裂八倒之网。或成他大业，助发菩提；作增上之缘，为不请之友。《涅槃经》云：『助人发菩提心者，许破五戒。』故知损己为他，是大士之行。

「或饭僧设供，资备修行。开大施之门，建无遮之会。是以减一匙之饭，七返生天；施一团之麩，现登王位。或造经房、禅室，或施华果、园林，供给所须，助成道业。昔支辨安禅道侣，致天乐自然；日给诵经沙弥，获总持第一。《大报恩经》云：『若以饭食、璎珞施人，除去瞋心，以是因缘获得二相：一者金色，二者常光。』

「乃至扫塔涂地，给侍众僧；起恭敬心，成殷重业；发一念之微善，成无边之净缘。《菩萨本行经》云：『昔佛在世时，有阿罗汉婆多竭梨。观因地，曾扫洒定光佛古塔，诛伐草木；严净已讫，踊跃欢喜，绕之八匝，作礼而去。命终之后，生光音天；尽其天寿，乃至百返作转轮圣王，颜容端正，见者欢喜；欲行之时，道路自净。九十劫中天上人间，富贵尊荣，快乐无极。今最后身，值释迦佛，舍豪出家，得阿罗汉。』若有人能于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毫发许，所生之处，受报弘大，无有穷尽。《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净心供养众僧，扫如来塔，命终生意乐天，身无骨肉，亦无污垢，香

气能熏一百由旬，其身净洁犹如明镜。』《付法传》云：『有一比丘球多，观其无福，不能得道，令教化供僧，便证罗汉果。又有罗汉名祇夜多，具三明六通，观见前生曾作狗身，未曾暂得一饱，常忍饥渴，遂每躬自执爨，供给众僧。』《大报恩经》云：『思惟诸法，甚深之义，乐修善法，供养父母、和尚、师长，有德之人，若行道路，佛塔僧房，除去砖石、荆棘不净，以是因缘，得三十二相中一一毛右旋相。』乃至看病、浴僧、义井、圜厕，扶危拯急，济用备时，皆大菩萨之心，成不思议之行。利他既重，得果偏深。或永受坚固不坏之形；或常得清净相好之体；或往生佛国甘露之界；或顿获轻安自在之身。皆三十二相之殊因，八十种好之妙果。《大方便佛报恩经》云：『三业清净，瞻病施药，破除懦弱，饮食知足，以是因缘，得三十二相中平立相。』《福田经》云：『佛告天帝：「我昔于波罗柰国，安设圜厕。缘此功德，世世清净。累劫行道，秽染不污；金色晃昱，尘垢不着；食自消化，无便利之患。」』《百缘经》云：『孙陀利比丘，过去作长者，因备办香水，澡浴众僧，复以珍宝，投之水中。今所生之时，舍内自然有一涌泉，香水冷美，有诸珍宝充满其中，端正殊妙，后出家得道。』《贤愚经》云：『昔有五百贾客，入海采宝，请一五戒优婆塞，用作导师。海神取水一掬，而问之曰：「掬中水多？海水多耶？」贤者答曰：「掬中水多，海水虽多，劫欲尽时，必有枯竭；若复有人，能以一掬水，供养三宝，或奉父母，或丐贫穷，给与禽兽，此之功德，历劫不尽。」以此言之，知海水少，掬水多。海神欢喜，即以珍宝，用赠贤者。』以知一切万物，惟应济急利时；如若不用，虽多无益。经云：『若种树园林，造井厕桥梁，是人所为福，昼夜常增长。』《高僧传》云：『道安法师，感圣僧语曰：「汝行解过人，祇缘少福；能浴众僧，所愿必果。」』

「或平治坑塹，开通过路；或造立船筏，兴置桥梁；或于要道，建造亭台；或在路傍，栽植华果，济往来之疲乏，备人畜之所行。六度门中，深发弘扬之志；八福田内，普运慈济之心。一念善因，能招二报：一者华报，受人天之快乐。二者果报，证祖佛之真源。或施食给浆，病缘汤药，住处衣服，一切所须。安乐有情，是诸佛之家业；抚绥沈溺，乃大士之常仪。遂使施一诃梨，受九十劫之福乐；分一口食，得千倍之资持。经云：『施食得五种利益：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力；四者施安；五者施辩。』《智度论》云：『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万倍出。』《华严经》云：『又放光明名安隐，此光能照疾病者；令除一切诸苦痛，悉得正定三昧乐。施以良药救众患，妙宝延命香涂体；苏油乳蜜充饮食，以是得成此光明。』

「或施无畏，善和诤讼；哀愍孤露，救拔艰危。福受梵天，行齐大觉；因强果胜，德厚报深。《华严经》云：『又放光明名无畏，此光照触恐怖者；非人所持诸毒害，一切皆令疾除灭。能于众生施无畏，遇有恼害皆劝止；拯济危难孤穷者，以是得成此光明。』」

「又慈悲喜舍，种种利益，度贫代苦，轸念垂哀。及施畜生一抔之食，皆是佛业，无缘慈因。《法句经》云：『行慈有十一种利。佛说偈言：「履行仁慈，博爱济众，有十一誉。福常随身，卧安觉安，不见恶梦，天护、人爱，不毒、不兵，水、火不丧，在所得利，死升梵天，是为十一。」』故经云：『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所有善根，慈为根本。』《毘沙论》云：『若修慈者，火不能烧、刀不能伤、毒不能害、水不能漂、他不能杀。所以然者，慈心定是不害法故。有大威势诸天拥护，害不能害。』《像法决疑经》云：『佛言：「若人于阿僧祇劫，以身供养十方诸佛，并诸菩萨及声闻众，不如有人施与畜生一口之食，其福胜彼，百千万倍无量无边。」』《丈夫论》云：『悲心施一人，功德如大地；为己施一切，得报如芥子。救一厄难人，胜余一切施；众星虽有光，不如一月明。』《华严经》云：『菩萨乃至施与畜生之食，一抔一粒，咸作是愿：「当令此等，舍畜生道；利益安乐，究竟解脱，永度苦海、永灭苦受、永除苦蕴、永断苦觉；苦聚、苦行、苦因、苦本，及诸苦处，愿彼众生皆得舍离。」』菩萨如是，专心系念一切众生；以彼善根而为上首，为其回向一切种智。』《大涅槃经》云：『佛过去惟修一慈，经此劫世七反成坏，不来生此。世界坏时，生光音天；世界成时生梵天中，作大梵王；三十六反为大帝释；无量百千世，作转轮圣王，乃至成佛。』

「又师子现指，醉象礼足，慈母遇子，盲则得明，城变金璃，石举空界，释女疮合，调达病痊，皆是本师积劫熏修，慈善根力，能令苦者见如是事。今既承绍，合履玄踪；乃至放生赎命，止杀兴哀。断烧煮之殃，释笼罩之繫；续寿量之海，成慧命之因。遂得水陆全角，息陷网、吞钩之苦；飞沈任性，脱焚林、竭泽之忧。免使穴罢新胎，巢无旧卵，脂消鼎镬，肉碎刀砧。《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乃至若不尔者，犯轻垢罪。』故知有情、无情不可伤害。《华严经》云：『佛子，菩萨摩訶萨作大国王，于法自在，普行教命，令除杀业；阎浮提内，城邑聚落，一切屠杀皆令禁断。无足、二足、多足，种种生类，普施

无畏，无欺夺心。广修一切诸行，仁慈莅物，不行侵恼。发妙宝心，安隐众生；于诸佛所，立深志乐。常自安住，三种净戒；亦令众生，皆如是住。菩萨摩訶萨，令诸众生，住于五戒，永断杀业；以此善根，如是回向，所谓：「愿一切众生发菩萨心，具足智慧，永保寿命，无有终尽。」乃至见众生，心怀残忍，损诸人畜，所有男形，令身缺减，受诸楚毒；见是事已，起大慈悲，而哀救之。令阎浮提，一切人民，皆舍此业。」《涅槃经》云：『一切惜身命，无不畏刀杖；恕己以为喻，勿杀勿行杖。』昔有禅僧邓隐峯，未出家时，曾射一猿子，堕地而终。须臾，猿母亦堕而死；因剖腹开，见肝肠寸寸而断。遂舍其射业，因此出家。是知人形兽质，受报千差；爱结情根，其类一等。所以失林穷虎，乃委命于庐中；铍翻惊禽，遂投身于案侧。至如杨生养雀，宁有意于玉环？孔氏放龟，本无情于金印。命既无于大小，罪岂隔于贤愚？三业施为，切宜竞慎。误伤误杀，尚答余殃；故作故为，宁逃业迹？或受一日戒，或持八关斋；或不噉有情，或永断荤血，不值三灾之地，能升六欲之天；既为长寿之缘，又积大慈之种。经云：『昔有迦罗越，兴设大檀，请佛及僧。时有一人卖酪，主人驻食，劝令持斋听经，至冥乃归。妇语之言：「我朝来不食，相待至今。」遂破夫斋。半斋之福，犹生天上，七世人间，常得自然衣食。一日持斋，得六十万岁自然之粮；又有五福：一者、少病。二者、身意安隐。三者、少淫。四者、少睡卧。五者、命终之后，神得生天，常识宿命。』

「或怀惭抱愧，常生庆幸之心；识分知恩，恒起报酬之想。《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净法，能护世间。何等为二？所谓惭、愧。假使世间，无此二净法者，世间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亲、师长、尊卑之绪，颠倒混乱，如畜生趣。即说偈言：『世间若无有，惭、愧二法者，违越清净道，向生老病死；世间若成就，惭、愧二法者，增长清净道，永关生死门。』』」

「或代诛赎罪，没命救人；或释放狴牢，赦宥刑罚；或归复迁客，招召逋民；或停置关防，放诸商税；或给济贫病，抚恤孤惻。常以仁恕居怀，恒将惠爱为念。若觉、若梦，不忘慈心；乃至蠕动蛄飞，普皆覆护。《华严经》云：『佛子，菩萨摩訶萨见有狱囚，五处被缚，受诸苦毒，防卫驱逼，将之死地，欲断其命；乃至自舍身命，受诸苦毒。菩萨尔时语主者言：「我愿舍身，以代彼命；如此等苦，可以与我。如彼人随意皆作，设过彼苦阿僧祇倍，我亦当受，令其解脱。我若见彼，将被杀害，不舍身命，救赎其苦，则不名为住菩萨心。何以故？我为救护一切众生，发一切智菩提心故。』」

《正法念经》云：『造一所寺，不如救一人命。』堕蓝本经，较量众福，总不如慈心，愍伤一切蠢动、含识之类，其福最胜。

「或尽忠立孝，济国治家，行谦让之风，履温恭之道，敬养父母，成第一之福田；承事尊贤，开生天之净路。《贤愚经》云：『佛语阿难：「出家在家，慈心孝顺，供养父母，计其功德，殊胜难量。所以者何？我自忆念，过去世时，慈心孝顺，供养父母，乃至身肉，济活父母危急之厄，以是功德，上为天帝，下为圣王，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由斯福。」』

「或称扬彼德，开举善之门；或赞叹其名，发荐贤之路。成人之美，助发勇心；喜他之荣，同兴好事。削嫉妬之蚕刺；息忿恨之毒风。起四无量之心，摄物同己；成四安乐之行，利益有情。是以诸大菩萨，皆思往世。波腾苦海，作诸不利益事；捐功丧力，惟长业芽。今省前非，顿行佛道；擐精进甲，发金刚心；众善普行，广兴法利。入世间三昧，现功巧神通；和光同尘，潜行密用。灭无明火，摧憍慢幢；曲顺机宜，和颜诱诲。爱语摄受，慈眼顾瞻；开谕愚盲，安慰惊恐。悬照世之日，耀破暗之灯；揭有狱之重关，沃火宅之炽焰。满求者之愿，若如意之珠；拔病者之根，犹善见之药。干欲海而成悲海，碎苦轮而成智轮；变贫穷济作福德之津，转生死野合菩提之道。诸佛法内，靡所不为；众生界中，无所不济。如地所载、如桥所升、如风所持、如水所润、如火所熟、如春所生、如空所容、如云所覆。遂令闻名脱苦，蹈影获安；触光而身垢轻清，忆念而心猿调伏。皆是从微至着，渐积善根；行满功圆，成其大事。何乃毁善业道，开恶趣门；成就魔缘，断灭佛种？」

万善同归集卷中

万善同归集卷下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觉禅师延寿述

夫一念顿圆，三德悉备；未有一法，能越心源。设修万行，皆从真法界之所成；或治习气，而用佛知见之所断。所谓无成之成，何妨妙行；不断之断，岂阂圆修！极恶违境，尚为助发知识；美德嘉善，宁非进趣道乎？

问：「何不直明本际，则本立而道生。若广述行门，恐生迂滞。」

答：「理为道本，行为道迹。因本垂迹；无本，迹何所施？因迹显本；无迹，本奚独立？故云：本迹虽殊，不思议一也。是知先明其宗，方能进道；若一向逐末，实有所妨。经云：『非不了真如，而能成其行；犹如幻事等，似有而非真。』且圆根顿受之人，则遮照而无滞。即遮而照，故双非即是双行；即照而遮，故双行即是双遣。不坏本而常末，万行纷然；不坏末而常本，一心恒寂。」

问：「《法句经》云：『若能心不起，精进无有涯。』何故立事兴心，而乖无作道乎？」

答：「即心无心，事不妨理；作而无作，性不阂缘。故贤首国师云：『缘起体寂，起恒不起；达体随缘，不起恒起。』《大集经》云：『佛言：「精进有二种：一、始发精进。二、终成精进。菩萨以始发精进，习成一切善法；以终成精进，分别一切法，不得自性。」』《金光明经》中，虽得佛果，精进不休，故于众中，起礼身骨；况余凡下，端拱成耶？故十八不共法中，精进无减，《大论》云：『菩萨知一切精进，皆是虚妄，而常成就不退，是名真实精进。』」

问：「一切法空，悉宗无相。何陈众善，起有相之心耶？」

答：「以诸法毕竟无所有故，则有万善施为；若诸法有决定性者，则一切不立。故《般若经》云：『若诸法不空，即无道、无果。』《法句经》云：『菩萨于毕竟空中，炽然建立。』《金刚三昧经》云：『若说法有一，是相如毛轮；如焰水迷倒，为诸虚妄故。若见于法无，是法同虚空；如盲无目倒，说法如龟毛。』又经云：『宁可谤有如须弥，不可谤无如芥子。』论云：『诸法实相中，决定相不可得，故名无所得；非无有福德、智慧，增益善根。』又云：『邪见人破诸法令空，观空人知诸法真空，不破不坏。譬如田舍人，初不识盐，见贵人盐着种种肉菜中而食。问言：「何以故尔？」语言：「此盐能令诸物味美故。」此人便念：「此盐能令诸物美，自味必多。」便空抄盐，满口食之，鹹苦伤口。而问言：「汝何以言盐能作美？」贵人语言：「痴人！比当筹量多少，和之令美。云何纯食盐？」无智人闻空解脱门，不行诸功德但欲得空，是为邪见，断诸善根。』

「庐山远大师释《涅槃经》『问云：「若无所得，云何作善？」佛答：「明诸众生，现有佛性，当必因果；如子在胎，定生不久，理须修善。」又问：「我今不知所趣入处，云何作善？」佛答：「有如来藏可以趣入，宜修善

业。」』《弘明集》云：『或有恶取于空，以生断见。』说之于口若同，用之于心则异。正法以空去其贪，邪说以空资其爱。大士体空而进德，小人说空而退善。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执矣！不观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废善。又善恶诸法，等空无相；而善法助道，恶法生障。故知万法真性，同一如矣；无妨因缘法中，有万殊矣。故经云：『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三世因果，佛不诳欺；十力劝诫，闻当不疑。而谓善恶都空，无损益乎？夫法眼明了，无法不悉；舌相广长，言无不实。其析有也，则一毫为万；其等空也，则万像皆一。防断常之生尤，兼空有而除疾。非圣者必凶，顺道者终吉；勿谓不信，有如皎日。故《中论》云：『诸佛说空法，为治于有故；若复着于空，诸佛所不化。』《金刚三昧经》云：『若离无取有，破有取空，此伪妄空，而非真无。令虽离有而不存空，如是乃得诸法真无。』故《肇论》云：『若以有为有，则以无为无，有既不有，则无无也。夫不存无以观法者，可谓见法实性矣。』何得以空害有，以有害空；乖一味之源，成二见之垢乎？并是依语失义，遗智存情。虽言破有，未达有源；强复执空，罔穷空旨。今略辨之，以消邪滞：夫有是不有之有，非实有；空是不空之空，非断空。若决定为有，非是幻有，而生隔阂；若虚豁为空，即同太虚，而无妙用。所以从缘而有，无性之空。无性之空，空不阂有；从缘之有，有不妨空。有因空立，成圆智而万行沸腾；空从有生，起妙慧而一真虚寂。岂同执但空而生断见，福海倾消；据实有而起常心，慢山高峙。是以诸佛说空，为空无明而成福业，破遍计而了圆成；愚人说空，即生妄解而谤佛意，增空见而灭善因。又断灭空，则无善无恶，无因无果；第一义空，有业有报，不见作者。」

问：「何不深入无生，自然合道。有为多过，岂益初心？」

答：「因世慈而入真慈，从生忍而具法忍；学分初后，位岂滥陈？又生即无生，岂越性空之地？无为即为，宁逃实相之源？但取舍情亡，即真俗理见。故经云：『菩萨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肇法师云：『有为虽伪，舍之则大业不成；无为虽实，住之则慧心不朗。』《华严经》云：『解如来身，非如虚空，一切功德，无量妙法，所圆满故。』《大集经》云：『舍离大慈而观无生，是为魔业；厌离有为功德，是为魔业。』」

问：「无漏性德本自具足，何假外修而亏内善？」

答：「自有修、性二德，内、外二缘。若性德本具，如水中火，不成事用，须假修德，如遇因缘，方能显现；是以因修显性，以性成修。若本无性，修

亦不成；修性无二，和合方备。又内有本觉，常熏圣种；外仗善缘，助开觉智。有内阙外，菩提不圆。《华严经》云：『法如是故，内因本有；佛神力故，外缘所加。』是以若修万善，则顺法性；以净夺染，性德方起。凡夫虽具，以造恶违性，本性不显，不成妙用。」

问：「忘缘顿入，教有明文。今何所非，而逐因缘法乎？」

答：「顿教一门，亦是上根所受；忘缘净意，真为如实修行。今所该者，为着法之人而生偏见，一向毁事不了圆宗。但析妄情，岂除教道？祇如见佛一法，自有五等教人：一、小乘人：见佛身即是父母生身，从心外来，有相好分剂。意识所熏，有所分别；不知唯识义故，见从外来。二、大乘初教：见佛但是现化，非有相好，然其实体，空无所有。故云：『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三、大乘终教：见佛相好光明，一一悉同真性。身即非身，非身即身，理事无阂。四、顿教：见佛无有始末之异，何有现应之差！亦无相好可立，一切分别非真理故。此离念之真名为见佛。五、一乘圆教：见佛即此离念之真，非但不生彼相之理，而乃不阂万像繁兴，具足依正，该摄理事，人法等圆，明一事遍于十方一切世界，无不同时影现，犹如帝网。又缘起一门，若是顿教，不说缘起，即是事相，令真理不现；要由相尽，乃是实性。若说缘起，如以翳眼，而见空华。若是圆教法界，起必一多互摄，有力无力，方得成立；一多无阂，摄入同时，名入大缘起。」

「如上五门，皆是入路。尚不诃小，恐废权门；何乃斥圆，而妨实德？台教云：『如大乘师不弘小教，则失佛方便。』祇如古德，设有边辟之言，皆是为物遣执。今时但效其言，罔知其旨；又全未入于顿门，但妄生讥谤，所失太过，故今愍之。故圆教《华严经·离世间品》云：『佛子，菩萨摩訶萨又作是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心为本；心若清静，则能圆满一切善根，于佛菩提必得自在，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随意即成。若欲除断一切取缘，住一向道，我亦能得，而我不断，为欲究竟佛菩提故，亦不即证无上菩提。何以故？为满本愿，尽一切世界行菩萨行，化众生故。」是为如金刚大乘誓愿心。』是以骤缘违性，积杂染而为凡；离缘求证，沈偏空而成小；缘性无阂即大菩提。不断尘劳门，能成无为种；不溺实际海，能随有作波。真俗镕融，有无不滞。可谓：履非道而达正道，即世法而具佛法矣！」

问：「万善威仪，声闻劣行，迂滞化垒，跼伏草庵。岂称大心，何成圆顿？」

答：「三乘初学，不愚于法，所以《法华经》云：『若有比丘，实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又云：『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皆是中途取证，起住着心，是以诸佛所诃，劝令起行。且二乘之人，皆登圣位，超九地之烦恼，断三界之业身；同坐解脱之床，已具神通之慧，岂比博地具缚凡夫，惟向依通，全无修证。故真觉大师云：『二乘何咎，而欲不修？』教中或毁或赞，抑扬当时耳。凡夫不了，预畏被诃；宁知见爱尚存，去小乘而甚远。虽复言其修道，惑使之所不除，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邪曲；见生自意，解背真诠。圣教之所不依，明师未曾承受；根缘非为宿习，见解未预生知。而能世智辩聪，谈论以之终日；时复牵于经语，曲会私心，纵邪说以诳愚人，拨因果而排罪福。顺情则熙怡生喜，逆意则[怡-台+于][怡-台+诸]怀瞋。三受之状固然，称位乃侑菩萨；初篇之非未免，过人之衅又萦。大乘之所不修，而复讥于小学；恣一时之强口，谤说之患铿然，三途苦轮，报之长劫。《书》云：『古人当言而惧，发言而忧。』又云：『止沸莫若去薪，息过莫若无语。』又如经说：『凡夫有漏散心，一称南无佛，乃至小低头，以此因缘尚成佛道。』何况二乘无漏圣心，永断后有身，亲证人空慧，所习诸行，而不登正位乎？」

问：「有功之功，皆归败坏；无功之功，至功常存。何乃弃不迁之旨，而述有作之行乎？」

答：「《肇论》云：『如来功流万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经云：『三灾弥纶，而行业湛然。』今信之矣。故知一毫之善，虽是有为，若助菩提，直至成佛而不堕坏。任大劫火竞起，终不烧虚空；纵生死浪无边，实不沈真善。」

问：「诸法无体，从缘幻生；众缘无依，还从法起。缘法无性，必竟俱虚；无主无人，无生无灭。如何广论无常之事相，复说虚妄之果报乎？」

答：「以真心不守自性，随缘成诸有；虽似有即空，乃体虚成事。犹如树影虽虚，而有阴覆之义；还同昏梦不实，亦生忧喜之情。虽无作者之能为，不失因缘之果报。故《净名经》云：『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又教所明空，以不可得故，无实性故；不是断灭之无，何起龟毛兔角之心，作蛇足盐香之见？」

问：「初心入道，言行相扶，万善资熏，不无其理。果地究竟，大事已终，境智虚闲，何须众行乎？」

答：「果德佛位，毕竟无为；若无边行门，八相成道，皆是佛后，普贤行收，任运常然，尽未来际。《维摩经》云：『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华严经》云：『了知法界无有边际，一切诸法一相无相，是则说名究竟法界，不舍菩萨道。虽知法界无有边际，而知一切种种异相，起大悲心度诸众生，尽未来际无有疲厌，是则说名普贤菩萨。』」

问：「五度如盲，般若如导。今何偏赞众行，广明散善乎？」

答：「今所论众善者，祇为成就般若故。教中或诃有为，但是破其贪执。如若取舍不生，一切无阂；若未明般若，以万行为助缘。《法华经》云：『佛名闻十方，广饶益众生；一切具善根，以助无上心。』《华严经》云：『譬如一切法，众缘故生起；见佛亦复然，必假众善业。』若已明般若，用众行为严饰。《法华经》云：『其车高广，众宝装校，乃至又多仆从，而侍卫之。』故云“万善同归集”。离般若外，更无一法。如众川投沧海，皆同一味；杂鸟近妙高，更无异色。或不谓般若，但习有为，祇成生死之因，岂得涅槃之果？若布施无般若，惟得一世荣，后受余殃债；若持戒无般若，暂生上欲界，还堕泥犁中；若忍辱无般若，报得端正形，不证寂灭忍；若精进无般若，徒兴生灭功，不趣真常海；若禅定无般若，但行色界禅，不入金刚定；若万善无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无为果。故知般若是险恶径中之导师、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楫、烦恼病中之良医、碎邪山之大风、破魔军之猛将、照幽途之赫日、惊昏识之迅雷、抉愚盲之金鑱、沃渴爱之甘露、截痴网之慧刃、给贫乏之宝珠。若般若不明，万行虚设。祖师云：『不识玄旨，徒劳念静；不可刹那忘照，率尔相违。』乃至成佛究竟位中，定慧力庄严，以此度含识。故佛云：『我于二夜中间，常说般若。』」

问：「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何不直指其事，而广涉因缘，兴诸问答乎？」

答：「《楞伽经》云：『佛告大慧：「若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坏者，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若无者，谁说为谁？是故大慧！菩萨摩訶萨莫着言说，随宜方便广演诸法。』」故知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离理无说，离说无理。以真性普遍故，不可说不异可说；以缘修无性故，可说不异不可说。若说四实性，及诸法自相，皆不可说；若依四悉檀，及诸法共相，皆是可说。是以诸佛，常依二谛说法，但得圆旨，说即无过。若一向无

言，何由悟解？令寻言求理，而知理圆；但为言偏，故云言说不及，不说无言。又性虽离言，不可说，要以言说，方会不可说也。若夫履践道源，绍隆佛种，先明般若，以辨真心。般若乃万行之师，千圣之母；真心是群生之本，众法之源。若般若未通，真心由昧，应须归命一体三宝，忏悔三世愆瑕。以尸罗而检过防非；用禅定而除昏摄乱；亲近善友，赞诵大乘，万善熏治，多闻修习，助显真性，直至菩提。障尽而妙定自明，慧发而真心豁净；既能自利，复愍未闻。广作福因，具行诸度；绍佛家业，建大法幢。注一味之法雨，荡诸惑尘；然无作之智灯，照开迷暗。是以功德万行，初后并兴，于佛教中，法尔如是。故《华严经》云：『菩萨摩訶萨不作逼恼众生物，但说利益世间事。』《法华经》云：『若人受持读诵是经，为他人说，若自书若教人书。复能起塔及造僧坊，供养赞叹声闻众僧；亦以百千万亿赞叹之法，赞叹菩萨功德。又为他人种种因缘，随义解说此《法华经》；复能清净持戒，与柔和者而共同止；忍辱无瞋，志念坚固；常贵坐禅得诸深定；精进勇猛摄诸善法；利根智慧善答问难。乃至是人，若坐、若立、若行处，此中便应起塔，一切天人皆应供养如佛之塔。』

「大凡善法，略有四种：一、自性善，无贪瞋痴等三善根。二、相应善，善心起时，心王、心所一时俱起。三、发起善，发身语业，表内心所思。四、第一义善，体性清净。又略有二种：一、理善，即第一义。二、事善，即六度万行。今时多据理善，若是理善，阐提亦具，何不成佛？是以须行事善，庄严显理；积大福德，方成妙身。如矿含金，似山藏玉；若石蕴火，犹地生泉。未遇因缘，不成济用；虽然本具，有亦同无。众生三因，亦复如是。凡曰有心，正因悉具；未得缘、了，法身不成。了因智慧庄严，正解观察；缘因福德庄严，妙行资发。三因具足，十号昭然；自利利他，理穷于此。故《法华经》云：『我以相严身，光明照世间；一切众所尊，为说实相印。』

「又薄德少福人，不堪受此法。夫善根易失，恶业难除。《涅槃经》明：『譬如画石，其文常在；画水速灭，势不久住。瞋如画石；诸善根本，如彼画水，是故此心难得调伏。』故知善事易忘，人身难得，不可因循，刹那异世。《提谓经》云：『如有一人，在须弥山上以纤缕下之，一人在下持针迎之；中有旋岚猛风，吹缕难入针孔。人身难得甚过于是。』又《菩萨处胎经》云：『盲龟浮木孔，时时犹可值；人一失命根，亿劫复难是。海水深广大，三百三十六，一针没海底，求之尚可得。』又云：『吾从无数劫，往来生死道；舍身复受身，不离胞胎法。计我所经历，记一不记余；纯作白狗身，积骨亿须弥。以利针地种，无不值我体；何况杂色狗，其数不可量。吾

故摄其心，不贪着放逸。』是以暂得人身，于十二时中，不可顷克忘善，刹那长恶，此便难逢，岂容空过。

「又无常迅速，念念迁移；石火风灯，逝波残照，露华电影，不足为喻。《法句经》云：『佛告梵志，世有四事，不可得久。一者、有常必无常。二者、富贵必贫贱。三者、合会必别离。四者、强健必当死。』又经云：『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间；无有地方所，脱之不受死。』如上所明，万德众善，菩提资粮。惟除二法，能成障阂：一者、不信。二者、瞋恚。不信，障未行善、欲行善；瞋恚，灭已行善、现行善。以不信故，如同败种，永断善根，堕坏正宗，增长邪见；以瞋恚故，焚烧功德，遮障菩提，开恶趣门，闭人天路。又不瞋从慈而起，大信因智而成。智刃纔挥，疑根顿断；慈云既润，瞋火潜消。是以因智，度苦海之津；因信，入菩提之户；因慈，住大觉之室；因忍，披如来之衣。《华严经》云：『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信能增长智功德，信能必到如来地。信令诸根净明利，信力坚固无能坏；信能永灭烦恼本，信能专向佛功德。信为功德不坏种，信能生长菩提树；信能增益最胜智，信能示现一切佛。』《大庄严法门经》云：『瞋恨者能灭百劫所作善业。』《华严经》云：『菩萨起一瞋心，能生百万障门。』又经云：『劫功德贼无过瞋恚。』又意地起瞋，大道冤贼。」

问：「凡修万善，皆助菩提；云何有稽滞不成，复云何速得圆满？」

答：「因放逸懈怠故无成，因勇猛精进故速办。《譬喻经》云：『有一比丘饱食入室，闭房静眠，爱身快乐。却后七日，其命将终；佛愍伤之，告比丘言：「汝维卫佛时，曾得出家，不念经戒，饱食却眠；命终魂神生蜈蚣虫中，积五万岁寿尽，复为螺蚌之虫，树中蠹虫，各五万岁。此四品虫，生在冥中，贪身爱命，乐处幽隐为家，不喜光明；一眠之时，百岁乃觉，缠绵罪网，不求出要。今世罪毕，得为沙门，如何睡眠不知厌足？」比丘闻已，惭怖自责，五盖即除，成阿罗汉。』《大宝积经》云：『佛言：「譬如彩帛系在头上，火来烧彩帛，无暇救火，何以故？究实理急。」』此上一亲明教行，岂敢造次，辄有浪陈。愿遵恳苦之言，不违究竟之说。」

问：「慈悲万善，深如佛业；祖教或毁或赞，所以生疑。上虽广明，犹怀余惑；未审佛旨，究竟所归。更希指南，永祛积滞。」

答：「祖立言诠，佛垂教迹，但破遍计所执，不坏缘起法门。遍计性者，情有理无。如绳上生蛇、杌中见鬼，无而横计，脱体全空。依他性者，即是因

缘。若随净缘，即得成圣；若随染缘，即乃为凡。是以从缘无性故号圆成。《法华经》云：『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论云：『若见因缘法，则名为见佛。』故知无有一尘，不合理事；未有一法，非是佛乘。皆是不了万法之初源，一尘之自性，遂生情执；滞相迷名，妄分自他，琼森离合，致令理事，水火竞生，各据二边，不成一味。自翳眼见，明珠有类；以执心观，万善生瑕。淫怒痴性，邪见非道，尚为解脱之门；尊崇三宝，利他众善，岂成障阂之事？是以达之则瓦砾为金，取之则妙药成毒。故经云：『虚妄是实语，除邪执故；实语成虚妄，生语见故。』但除去取之情，尽履玄通之道。见网既裂，惟一真心；尘翳若消，无非佛国。故《大般若经》云：『佛言：「我以诸法无所执故，即名般若波罗蜜多。我等住此无所执故，便能获得真金色身，常光一寻。」』若欲无过，但理事融通，行愿相从，悲智兼济。故《华严论》云：『偏修理则滞寂；偏修智则无悲；偏修悲则染习便增；但发愿则有为情起。故菩萨以法融通，不去不取。』圭峯禅师云：『师资传授，须识药病。』承上方便，皆须先开示本性，方令依性修禅；性不易悟，多由执相。故欲显性，先须破执；破执方便，须凡圣俱泯，功业齐法，使心无所著，方可修禅。后学浅识，便执此言，为究竟道。又以修习之门人多放逸故，后广说欣厌、毁责、贪瞋；赞叹勤苦、调身、调息，入道次第，后人闻此，又迷本觉之用，便一向执相、滞教、违宗。又学浅之人，或祇知离垢清净，离障解脱，故毁禅门即心是佛；或祇知自性清净，性净解脱，故轻于教相、持律、坐禅、调伏等行。不知必须顿悟自性清净，性净解脱；渐修令得圆满清净，究竟解脱。若身、若心无所拥滞。又云：『空宗但述遮诠，非凡非圣，一切不可得等；性宗有遮有表。』今时人皆谓，遮言为深，表言为浅，故惟重非心非佛。良由以遮非之辞为妙，不欲亲证自法体，故如此也。如上所引，祖教了然。但以所非者，破其执：离性之相而生常见，离相之性成其断灭。或有所赞者：乃是了即性之相，用不离体；即相之性，体不离用。故知相是性之相，性是相之体。若欲赞性，即是赞相；若欲毁相，祇是毁性。云何妄起取舍之心，而生二见？若入一际法门，则毁赞都息。』

问：「如上问意，祇据今时，多取理通，少从事习，皆称玄学，离物超尘。佛果尚鄙而不修；片善岂宗而当作。未审上古，事总如然？请更决疑，免坠邪网。」

答：「前贤往圣，志大心淳；究理而晷刻不忘，潜行而神灵罔测。晓夕如临深履薄，克证似然足救头。重实而不重虚，贵行而不贵说；涉有而不住有，

行空而不证空。从小善而积殊功，仗微因而成大果。今时则劫浊时讹，志微根钝；我慢垢重，懈怠障深。一行无成，百非恒习；乘戒俱丧，理事双亡。堕无知坑坐黑暗狱；不达即事即理之旨，空念破执破病之言。智者深嗟，愚人仿效；既成途辙，顿夺尤难。是以广引祖佛之深心，备彰经论之大意，希俊旧执，庶改前非。同躐先圣之遗踪，共禀觉王之慈勅；无亏本志，免负四恩。齐登解脱之门，咸阐离生之道；成诸佛业，满大菩提。塞邪径而辟正途，坚信根而拔疑刺；备波罗蜜之智楫，驾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贤之愿海；渡法界之飘溺，置涅槃之大城。往返尘劳，周旋五趣；不休不息，无始无终；未来穷而不穷，虚空尽而无尽。仰惟佛眼证此微诚，普为群灵敬述兹集。」

问：「上上根人顿悟自心，还假万行，助道熏修不？」

答：「圭峯禅师有四句料简：一、渐修顿悟：如伐树，片片渐斫，一时顿倒。二、顿修渐悟：如人学射，顿者箭箭直注意在的；渐者久久方中。三、渐修渐悟：如登九层之台，足履渐高，所见渐远。四、顿悟顿修：如染一縷丝，万条顿色。上四句多约证悟。惟顿悟渐修，此约解悟；如日顿出，霜露渐消。《华严经》说：『初发心时便成正觉。』然后登地，次第修证；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惟此顿悟渐修，既合佛乘，不违圆旨。如顿悟顿修，亦是多生渐修，今生顿熟。此在当人，时中自验。若所言如所行，所行如所言；量穷法界之边，心合虚空之理；八风不动，三受寂然；种现双消，根随俱尽。若约自利，则何假万行熏修，无病不应服药。若约利他，亦不可废；若不自作，争劝他人？故经云：『若自持戒，劝他持戒；若自坐禅，劝他坐禅。』《智论》云：『如百岁翁翁舞，为教授儿孙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如或现行未断，烦恼习气又浓；寓目生情，触尘成滞，虽了无生之义，其力未充，不可执云：『我已悟了，烦恼性空，若起心修却为颠倒。』然则烦恼性虽空，能令受业；业果无性，亦作苦因；苦痛虽虚，祇么难忍。如遭重病，病亦全空，何求医人，遍服药饵？故知言行相违，虚实可验，但量根力，不可自慢，察念防非，切宜子细。」

问：「老子亦演行门，仲尼大兴善诱。云何偏赞佛教，而称独美乎？」

答：「老子则绝圣弃智，抱一守雌，以清虚澹泊为主，务善嫉恶为教；报应在一生之内，保持惟一身之命。此并囊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谈；义乖兼济之道，而无惠利也。仲尼则行忠立孝，阐德垂仁，惟敷世善，未能忘言神

解，故非大觉也。是以仲尼答季路曰：『生与人事，汝尚未知。死与鬼神，余焉能事？』此上二教，并未逾俗柱，犹局尘笼，岂能洞法界之玄宗，运无边之妙行乎？」

问：「佛行无上，众哲所尊；儒道二教，既尽钦风。云何后代之中，而有毁谤不信者何？」

答：「儒道先宗，皆是菩萨，示劣扬化，同赞佛乘。老子云：『吾师号佛，觉一切民也。』《西升经》云：『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师，名释迦文。』列子云：『商太宰嚭问孔子曰：「夫子圣人欤？」孔子对曰：「丘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智勇，非圣人也。」又问：「五帝圣人欤？」对曰：「五帝善用仁义，亦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对曰：「三皇善任因时，亦非丘所知。」太宰嚭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夫子动容有言曰：「丘闻西方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吴书》云：『吴主孙权问尚书令阚泽曰：「孔丘、老子得与佛比对以不？」阚泽曰：「若将孔老二家，比较远方佛法，远则远矣。所以言者，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诸佛设教，诸天奉行，不敢违佛。以此言之，实非比对明矣。」吴主大悦，用阚泽为太子太傅。』《起世界经》云：『佛言：「我遣二圣，往震旦行化：一者、老子，是迦叶菩萨。二者、孔子，是儒童菩萨。」』明知自古及今，但有利益于人间者，皆是密化菩萨；惟大士之所明，非常情之所测。遂使寡闻浅识，起谤如烟；并是不了本宗，妄生愚执。事老君者，则飞符走印，炼石烧金；施醮祭之鯁膻，习神仙之诞诞。入孔门者，志乖淳朴，意尚浮华；骋鸚鵡之狂才，擅蜘蛛之小巧。此皆违背先德，自失本宗。斯人不谤，焉显其深？下士不笑，宁成其道？是以佛法如海，无所不包；至理犹空，何门不入？众哲冥会，千圣交归；真俗齐行，愚智一照。开俗谛也，则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绍、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不惟一字以为褒，岂止五刑而作戒。敷真谛也，则是非双泯，能所俱空；收万像为一真，会三乘归圆极。非二谛之所齐，岂百家之所及。」

问：「道无不在，真性匪移；有佛无佛，性相常住。此即一体三宝，常现世间。何用金檀刻像，竹帛书经，剃发出尘，以为三宝？」

答：「上根玄解，何假相施？中下钝机，须凭事发；不覩正相，但染邪宗。祇如此土，像教未来，惟兴外道，罔知真伪，莫辨灵踪。伏自汉明梦现金身，吴帝瑞彰舍利，尔后国王长者，方知归敬之门，哲士明人，顿晓栖神之地。是知迹能显本，相可通真；因筌得鱼，理事无废。是以木母变色，金像舒光；道藉人弘，物由情感。能生净种，敬假像而开心；不结信缘，遇真仪而不见。是以迷之则本末咸丧；了之则真假俱通。若验斯文奚生取舍？或广兴供养，发大志诚；意业功深，修因力大。是以贫女献潘淀，而位登支佛；童子进土麩，而福受轮王。」

问：「因缘义空，自他无性；涅槃生死，一体无殊。如何行慈，广垂摄化？」

答：「虽人法本空，彼我虚寂，而众生迷，如梦所得，都不觉知；菩萨兴悲而示真实。《大般若经》云：『佛告善现：「应知有情虽自性空，远离众相，而有杂染、清净可得。」』《起信论》云：『虽念诸法，自性不生；而复即念，因缘和合，善恶之业、苦乐等报，不失不坏。虽念因缘，善恶业报；而亦即念，性不可得。是以观缘起，而不住涅槃；了性空，而不住生死。』」

问：「西天九十六种外道，各立修行之门，勤苦兢兢，非无善业。云何报尽，还入轮回，不得解脱？」

答：「未达无生正理，惟修生灭有因。起贪着之心，怀希望之意；以苦舍苦，从迷积迷；匍匐升沈，轮回莫已。蒸砂之喻，足可明之。」

问：「非惟外道修善，不得解脱；依内教修，亦有不得道者，何耶？」

答：「皆为有我故，不得断结。凡作之时，皆云我能作；随境所得，住着因果。若了二无我理，证解一心，不动尘劳，当处解脱。」

问：「正作之时，云何了无我？」

答：「所作之时，从缘而起，以有施为，而无主宰。所出音声，犹如风铎；随机转动，惟似木人。但依业力所为，而无我性可得。四大聚散，生灭随缘；乃至六趣受身，亦复如是。实无有人，而能来往。《华严经》云：『如机关木人，能出种种声；彼无我非我，业性亦如是。』论云：『因缘故生天，因缘故堕地狱。』若言是我，非因缘者，作恶何不生天，乃堕地狱耶？」

我岂爱彼地狱受苦耶？我既作恶而不受乐者，故知善恶感报，惟是因缘，非是我也。而众生于无我、无作之中，妄认我、作，强为其主，不知是识所为，决定无有作者。外道皆称执作，悉有神我；若无神我，谁为所作？《智论》破云：『心是识相，故自能使身，不待神也。如火性能烧物不假人。』

《唯识论》云：『诸所执实有我体，为有思虑，为无思虑？有思虑应是无常，非一切时有思虑故；无思虑如虚空，不能作业，亦不受果。故所执我，理俱不成。由此故知，定无实我。但有诸识，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由妄熏习，似我相现；愚者于中，妄执为我。』又无我者，即是无性；性即是体，体是主质义。凡有一法，皆从众缘所成，实无本体；以无体故空。是以众生，于性空中，执为实有；内则为我所羈，外则为尘所局，所以修行不出心、境；及至得果，不离所因。升降虽殊，常系诸有；互为高下，终始轮回。众患所生，我为其本。」

问：「既万法无体，本来自空，云何复有诸法建立？」

答：「祇为空无体性，而从缘生。若有自体，即不假缘生；既不从缘生，即万法有其定体。若立定相，即成常过：善恶不可改移，因果遂成错乱。为恶应生天，为善应沈渊，以无因故；作善应无福，作恶应无罪，以无果故。是以万法无体、无定，但从缘现；以缘生故无性，诸法皆空；以无性故，缘生诸法建立故。《华严经》明菩萨于无自性中，建立一切佛事。是以因空立有，有无自名；从有辨空，空无自体。」

问：「现见诸法发生，云何无性？」

答：「即生无生，所以无性。若云有生，为复自生？为他生？为共生？为无因生？若云自生，譬如自身，若非父母，云何得生？故云此身即父母之遗体，以过去业为内因，托父母体为外缘，内外因缘和合而有，即非自生。或云他生者，若无宿业自因，终不托胎，皆从自业而有；譬如外具水土，若无种子，决定不生。若共生者，因假缘成，何有自体之用？缘从因起，而无外助之能；因缘各无，和合岂有？如一砂无油，和众砂而非有；一盲不见，聚群盲而岂观？若无因生者，即石女生儿、龟毛作拂，有因尚无，无因岂有？又从有因而立无因，有因既无，无因亦绝。但了自他两句无生，则四句皆破。既无自他，将谁作和合，及以无因有？四句自然宴寂。是知无生之生，幻相宛尔；生之无生，真性湛然。故《金刚三昧经》云：『因缘所生义，是义灭非生；灭诸生灭义，是义生非灭。』」

问：「既一切诸法，无性无生；云何众生执着境缘，而受实报？」

答：「祇为不了无性，迷为实有，所以受其实报。如达其性空，即不生贪着，既不耽着，任运施为，不住其因，终不受果。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又云：『一切惟心造。』若心不起，外境常虚；了境性空，其心自寂；妄心既寂，幻相何生？心境俱冥，自然合道。《华严经》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诸情根；一切空无性，妄心分别有。』又云：『世间一切法，但以心为主；随解取众相，颠倒不如实。』」

问：「既受实报，云何言一切空？」

答：「分明云众生自妄认为实，其性常空。虽受苦乐，厌爱情生；人法俱空，一无所得。犹如梦见好恶，欣戚盈怀；及至觉来，豁然无事。觉来非有，梦里非无；既习颠倒之因，不无虚妄之果。」

问：「妄心幻境，为复本无？从今日无？」

答：「心境本无。」

问：「既是本无，众生云何不得解脱？」

答：「本来无缚，云何称解？祇为不达本无，妄生今有。从无始际，熏习之力，不觉不知，随业而转；虽在业拘，性常清净。」

问：「如何得究竟清净？」

答：「此有二义：一者、了其本无，得自性清净。二者、净其妄染，得离垢清净。本性既净，妄念不生；二障双消，三轮廓彻。契本冥源，种现俱寂。」

问：「佛道遐昌，凡圣同禀。何乃兴替不定，而有堕坏者乎？」

答：「夫万物有迁，三宝常住，寂然不动，感通而化。非初诞于王宫，不长逝于双树。若众生福薄，则佛事冰消；若国土缘深，则梵刹云耸。在人自生得丧，非法而有盛衰。故《法华经》云：『众生见劫尽，大火所烧时；我此土安隐，天人常充满。』」

问：「既赞众善，报应非虚。云何有勤苦求者，全无克证？」

答：「修善之人，自有冥显二益。《法华玄义》四句料简：一、冥机冥应：若过去善修三业，现在未运身口，藉往善力，此名为冥机；虽不见灵应，而密为法身所益，不见不闻、非觉非知，是名冥益。应身应，是显应；法身应，是冥应。二、冥机显益：过去植善而冥机已成，便得值佛闻法，现前获利，是为显益。如佛初出世，最初得度之人，现在何曾修行，诸佛照其宿命，自往度之。三、显机显益：现在身口精勤不懈，而能感降，道场礼忏，能感灵瑞。四、显机冥益：如人虽一世勤苦，现善浓积，而不显感，冥有其利。若解四意，一切低头举手，福不虚弃；终日无感，终日无悔矣。」

问：「或有一生修善，现蒙恶报；终日造恶，目覩吉昌者何？」

答：「业通三世，生熟不定；又通三报，厚薄相倾。西天第十九祖师，鸠摩罗多云：『前生修功德，而致强半功，有少破坏故。回心修恶，行罪业、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受快活时，心似得安乐，忽降诸衰恼，其家渐残破；承彼先恶业，相续致于此。非是今修福，而招斯恶报。』又曰：『前世作恶业，其罪强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福德虽修已，其善未过彼；功德少于罪，亦死生贫穷。心不敬信佛，亦不重三宝；如是过半已，其家渐富有，资生多财帛；承彼先善业，相续致于此。非是今作恶，而招斯善报。』论云：『今我疾苦，皆由过去；今生修福，报在当来。』若见喜杀长寿，好施贫穷；能信斯言，不生邪见。若不解此，忧悔失理，谓徒功丧计，善恶无征。但修善之时，一心不退，既不间断，福果长新；祇虑中途自生遮障，识达贤士晓斯旨焉。」

问：「恶能掩善，则祸起而福倾；善能排恶，则障消而道现。何乃或有从生积善，反受余殃？及萧梁武帝，归凭三宝；一朝困毙，全无灵佑者何？举世咸疑，请消余滞。」

答：「前明业通三世，事已昭然，今重决疑，有其三义：一者、是诸佛菩萨示现施为，随顺世间，同其苦乐，千变万化，诱引劳生。或居安而忽危，示物极即反；或处荣而顿弊，现盛必有衰。令耽荣者，悟世无常；使恃禄者，知生有限。潜消贪垢，巧洗情尘。示正示邪，或逆或顺，斯乃密化之秘术，非凡小之所知。二者、善恶无定，果报从缘；业力难思，势不可遏。故《涅槃经》云：『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现受苦乐。二、生报：今生作业，来生受果。三、后报：或今生作业，过百千生方受其报。』又经云：『有业现苦有苦报；有业现苦有乐报；有业现乐有乐报；有业现乐有苦

报。』或余福未尽，恶不即加；或宿殃尚在，善缘便发。又若善多恶少，则先受乐，而后受苦，则福尽祸生。或善少恶多，则先受苦，而后受乐，则灾消庆集。此皆并是后报，善恶业熟，今生善力难排，断结证圣，尚还宿债。如师子比丘、一行禅师等，岂况业系凡夫，宁逃此患？三、者或善根深厚，修进坚牢，决志无疑，誓过金石，则现受轻报，能断深愆。故经云：『今生作恶少为善多，则回地狱重，而现世轻。或作善少为恶多，则回现世轻，而地狱重。乃至纯善修行之人，现世暂时头痛，则灭百千万劫地狱之苦。』是以菩萨发愿云：『愿得今身偿，不入恶道受苦。』作恶之人虽现安乐，果在阿鼻，积劫烧然，受苦无间。又复修行，力至将出轮回，临终之时，虽受微苦，无始恶业，一时还尽。如唐三藏法师，九世支那为僧，福德智慧，常称第一；大弘圣教，广演佛乘，利济无边，殊功罕测。及至迁化之时，卧疾房中。瞻病僧明藏禅师，见有二人，各长一丈，共捧一白莲花，至法师前云：『师从无始已来，所有损恼有情，诸有恶业，因今小疾，并得消殄，应生欣庆。』法师顾视合掌，遂右胁而卧。弟子问云：『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院不？』报云：『得生。』言讫，气息渐微，奄然神逝。若明如上三义，方为知因识果之人；或昧斯文，终生疑谤。』

问：「夫修善应纯，云何造恶？既能造恶，何用善乎？若善恶齐行，恐虚功力。」

答：「若出家菩萨，无诸障阂，应纯修善，直至菩提；如在家菩萨，事业所拘，未得纯净，傍兴善道，以为对治。夫业难顿移，恶非全断；渐积功德，以趣菩提。若更积恶不修，恶无有尽；须行善业，以夺恶因。《譬喻经》云：『昔有国王，出射猎还，过寺绕塔，为沙门作礼。群臣共笑之，王乃觉知，问群臣曰：「有金在釜，釜中汤沸，以手取金，可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以冷水投中，可取得不？」臣白王言：「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猎所作如汤沸；烧香然灯绕塔，如持冷水投沸汤中。』』夫作王有善恶之行，何故但有恶无善乎？」

问：「在家菩萨，亦许纯修善不？」

答：「若志苦心坚，一向归命，如鹿在网，若火烧头，惟求出离之门，不顾人间之事。自古及今，亦多此等。《譬喻经》云：『昔有国王，大好道德；常行绕塔，百匝未竟，边国王来征伐，欲夺其国。傍臣大恐怖，即白王言：「置斯旋塔，以攘重寇。」王言：「听使兵来，我终不止。」心意如故，绕

塔未竟，兵散罢去。』夫人有一心定意，无所不消也。是以河岳不灵，惟人所感；但能志到，无往不从。至于冰池跃鳞、寒林抽笋，故非神力，志所为也。」

问：「若广修万善，皆奉慈门；但禀真途，有妨世谛。则处国废其治国，在家阙于成家，虽称利人，未得全美。」

答：「佛法众善，普润无边；力济存亡，道含真俗。于国有善则国霸，于家有善则家肥，所利弘多，为益不少。所以《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又云：『行善降之百祥；为恶降之百殃。』宋典文帝，以元嘉中问何侍中曰：『范泰、谢灵运云：「六经本是济俗，若性灵真要，则以佛经为指南。」如其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也。』侍中对曰：『夫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传此风训，已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陛下所谓坐致太平也。』是以包罗法界，遍满虚空；一善所行，无往不利。则是立身辅化，匡国保家之要轨矣。若以此立身，无身不立；以此匡国，无国不匡。近福人天，远阶佛果。」

问：「所修万善，以何为根本乎？」

答：「一切理事，以心为本。约理者，经云：『观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以真如观、真实心为本。约事者，经云：『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此以心识观，缘虑心为本。真实心为体，缘虑心为用；用即心生灭门，体即心真如门。约体用分二，惟是一心。即体之用，用不离体；即用之体，体不离用。开合虽殊，真性不动。心能作佛，心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心异则千差竞起，心平则法界坦然；心凡则三毒萦缠，心圣则六道自在；心空则一道清净，心有则万境纵横。如谷应声，语高而响大；似镜鉴像，形曲而影邪。以万行由心，一切在我。内虚，外终不实；内细，外终不麤。善因终值善缘，恶行难逃恶境。踏云霞而饮甘露，非他所授；卧烟焰而嗽脓血，皆自所为。非天之所生，非地之所出，祇在最初一念，致此升沈。欲外安和，但内宁静；心虚境寂，念起法生；水浊波昏，潭清月朗。修行之要，靡出于斯。可谓众妙之门，群灵之府，升降之本，祸福之源。但正自心，何疑别境？经云：『为善福随，履恶祸追；响之应声，善恶如音；非天龙鬼神所授，非先祢后裔所

为。』造之者惟心，成之者身口矣。佛说偈曰：『心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恶，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车砾于辙。心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乐自追，如影随形。』《华严经》云：『智首菩萨问文殊师利云：「何得无过失身口意业？乃至为上，为无上；为等，为无等等？」文殊师利答言：「佛子，若诸菩萨善用其心，则获一切胜妙功德。」』《密严经》云：『如地无分别，庶物依以生；藏识亦如是，众境之依处。如人以己手，还自摩捏身；亦如象以鼻，取水自沾沐；复似诸婴儿，以口含其指。如是自心内，现境还自缘；是心之境界，普遍于三有。久修观行者，而能善通达；内外诸世间，一切惟心现。』以此之言，岂止万善之本，乃至有情、无情，凡圣境界，虚空万像，悉为其本。亦云：『无住为本。』本立道生，斯之谓矣。』

问：「万行之源，以心为本。助道门内，何法为先？」

答：「以其真实正直为先，慈悲摄化为道。以正直故，果无迂曲，行顺真如；以慈悲故，不堕小乘，功齐大觉。以此二门，自他兼利。」

问：「前明先知正宗，遍行助道。今万行门中，以消疑滞，未审以何为宗旨？」

答：「佛法本无定旨，但随入处，明见心性，权名为宗。」

问：「以何方便，而得悟入？」

答：「有方便门，应须自入。」

问：「岂无指示？」

答：「见性无方，云何所指？实非见、闻、觉知境界。」

问：「既无所指，明见之时，见何物？」

答：「见无物。」

问：「无物如何见？」

答：「无物即无见。无见是真见；有见即随尘。」

问：「若然如是，教中佛云何亦说见？」

答：「佛随世法，即是不见见，非同凡夫执为实见。究竟而论，见性非属有无，湛然常寂。」

问：「毕竟如何？」

答：「须亲省察。」

问：「前云：心外无法。云何称有见即随尘？」

答：「一切色境，皆是第八识亲相分现量所得，实无外法。眼见色时，未生分别；刹那转入，明了意识，分别形像，作外量解，遂执成尘境。」

问：「此境何识所现？」

答：「尘以识所现，内识变起，似尘而现。如镜中见自面像，非他影现。《唯识论》云：『内识转似外境，我法分别，熏习力故，诸识生时，变自我法。此我法相，虽在内识，而由分别，似外境现。诸有情类，无始时来，缘此执为实我、实法。如幻梦者，幻梦力故，心似种种外境相现，内识所变，似我似法，虽有而非实。』经云：『由自心执着，心似外境转；彼所见非有，是故说惟心。』此由约事而论，说为识变；若深达真如，一切诸法，本来不动，即心自性亦非待变。」

问：「此尘与识，从何而立？」

答：「谓由名言熏习种子，而得建立；实无其体，而似有义，相貌显现，如幻物等。因名立法，因法建名；名中无法，法中无名。无体互成，有相俱寂。」

问：「此识既不立，何识为宗？」

答：「诸识亦无毕竟所归。约极权论，惟一真性。此乱识，为遣境故立；境消识谢，能所俱亡，惟一真识，即是实性。《三无性论》云：『先以乱识，遣于外境；次阿摩罗识，遣于乱识，究竟惟一净识。』」

问：「理事无阂，万事圆修，何教所宗？何谛所摄？」

答：「法性融通，随缘自在。随举一法，万行圆收；即华严所宗，圆教所摄。若六度万行，成佛度生，虽净缘起，皆世谛所收。若发明本宗，深穷果海，则理智俱亡，言心路绝。」

问：「此集所陈，有何名目？」

答：「若问假名，数乃恒沙。今略而言之，总名万善同归；别开十义：一名理事无阂。二名权实双行。三名二谛并陈。四名性相融即。五名体用自在。六名空有相成。七名正助兼修。八名同异一际。九名修性不二。十名因果无差。」

问：「名因义立，义假名诠。既立假名，其义何述？」

答：「第一、理事无阂者，理则无为，事则有为。终日为，而未尝有为；终日不为，而未尝无为。为与无为，非一非异，同法性源，等虚空界。若云是一，《仁王经》说：『诸菩萨有为功德、无为功德，皆悉成就。』若但是一，不应说有二种功德。若云是异，《般若经》云：『不得离有为说无为，不得离无为说有为。』是以理事相即，非断非常，起灭同时，无阂双现。

「第二、权实双行者，实则真际，权则化门。从真际而起化，实外无权；因事迹而得本，权外无实。常冥一旨，无阂双行；遮照同时，理量齐现。

「第三、二谛并陈者，诸佛常依二谛说法，何以故？俗是真诠，了俗无性，即是真谛。故云：『若不得俗谛，不得第一义。』所以真不待立而常现；俗不待遣而自空。二谛双存，如同波水。水穷波末，波水同时；波彻水源，动湿一际。

「第四、性相融即者，《无量义经》云：『无量义者，从一法生。』所言法者，即是真心。从一真心，具不变、随缘二义。不变是性，随缘是相；性是相之体，相是性之用。以不了根源，则妄生诤论。如今毁相者，是不识心之用；毁性者，是不识心之体。若能融通，取舍俱息。

「第五、体用自在者，体即法性之理，用乃智应之事。举体全用，用即非一；举用全体，体即非异。即体之用不阂用，即用之体不失体；所以一味双分，自在无阂。

「第六、空有相成者，且夫一切万法，本无定相；互成互坏，相摄相资。空因有立，缘生故性空；有假空成，无性故缘起。因义显别，随见成差。迷之则万状不同，悟之则三乘不异。何者？且如有之一法，小乘见是实色；初教观为幻有；终教则色空无碍，以空不守自性，随缘成诸有故；顿教见一切色法，无非真性；圆教见是无尽法界。若如是融通，即成真空妙有；有能显万德，空能成一切。」

「第七、正助兼修者，正即是主，助即是伴。因伴成主，无助即正终不圆；从主得伴，无正则助无由立。是以主伴相成，正助兼备，亦是止观双运，隐显互兴，内外更资，乘戒兼急。」

「第八、同异一际者，同则据理不变，异则约事随缘。所以不变故，乃能随缘；随缘故，所以不变。祇为不异，而成异事；不同而立同门。若异则坏于异，以失体故；若同则不成同，以无用故。所以同，无同而异；异，无异而同。各执即落断常，双融即成佛法。故经云：『奇哉！世尊，于无异法中，而说诸法异。』」

「第九、修性不二者，本有曰性，非从观成；今显曰修，因智而现。由修显本有之性；因性发今日之修。全性成修，全修成性；修性无二，因缘似分。」

「第十、因果无差者，因从果起，果满则乃成因；果逐因生，因圆则能立果。事分前后，理即同时；相助相酬，业用无失。」

问：「此集所申，当何等机？得何等利？」

答：「自他兼利，顿渐俱收。自利者，助道之圆门，修行之玄镜；利他者，滞真之皎日，二见之良医。顿行者，不违性起之门，能成法界之行；渐进者，免废方便之教，终归究竟之乘。若信之者，则禀佛言；若毁之者，则谤佛意。信毁交报，因果历然。略述教海之一尘，普施法界之含识；愿弘正道，用报佛恩。颂曰：

「菩提无发而发，	佛道无求故求，
妙用无行而行，	真智无作而作，
兴悲悟其同体，	行慈深入无缘。
无所舍而行檀；	无所持而具戒；
修进了无所起；	习忍达无所伤；

般若悟境无生；	禅定知心无住；
鉴无身而具相，	证无说而谈诠。
建立水月道场，	庄严性空世界；
罗列幻化供具，	供养影响如来。
忏悔罪性本空，	劝请法身常住；
回向了无所得，	随喜福等真如。
赞叹彼我虚玄，	发愿能所平等；
礼拜影现法会，	行道足蹶虚空。
焚香妙达无生，	诵经深通实相；
散华显诸无着，	弹指以表去尘。
施为谷响度门，	修习空华万行；
深入缘生性海，	常游如幻法门。
誓断无染尘劳，	愿生惟心净土；
履践实际理地，	出入无得观门。
降伏镜像魔军，	大作梦中佛事；
广度如化含识，	同证寂灭菩提。」

万善同归集卷下

精严讲寺

副都纲 祖福 住持 宗昱 宗韶 东序 祖佑祖寿祖印文玉 道纲

真如本山 惠璘 宗盛 道洪 广福 本房 道俊 文亮 本常 圆悟

[目*豪]股庵 道馥 助刊庄严先师沾益庵 诸刹 子敬 文理 大洪善士
姚福良

同发道意，舍财助刊功德，并愿世出世间，勤修万善，庄严净土，克证菩提者。

万善同归此一心，瓶盘钗钏总黄金；自他兼利醍醐海，顿渐俱收珠玉林。板化信檀多感果，印行京国广知音；言言直指西方路，宗镜高悬照古今。

宣德己酉春释 子德仪识

《万善同归集》一书有益于进修，诚非小补。志于道者，舍此而他求，如绘无形之太虚，补无迹之疾风，徒弊精神，未见其有成也。谛思其义，法而行之，不惟不负于禅师著书，指迷之功；抑亦不负于区区重行镂板之用心也，愿勿以徒遮眼而已。

成化戊戌秋嘉禾真如讲寺比丘如[承/巳]识

流虹兴圣禅寺比丘德海书

四明王鸿刊 徐均祥助笔

附永明寿禅师垂诫(按旧本不载此诫，今从佛祖纲目考订，以其针札宗门人，最为痛切，故附录于后)

学道之门，别无奇特，只要洗涤根尘下无量劫来业识种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断绝妄缘，对世间一切爱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饶未明道眼，自然成就净身。若逢真正导师，切须勤心亲近；假使参而未彻，学而未成，历在耳根，永为道种，世世不落恶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头来，一闻千悟。须信道，真善知识是人中最大因缘，能化众生得见佛性。深嗟末世诳说一禅，只学虚头，全无实解。步步行有，口口谈空。自不责业力所牵，更教人拨无因果。便说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生遭王法，死堕阿鼻。受得地狱业消，又入畜生饿鬼，百千万劫无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即翻邪为正。若不自忏、自悔、自修，诸佛出来也无救尔处。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饮酒如屎尿相似，便可饮酒；若见端正男女如死尸相似，便可行淫；若见己财如粪土相似，便可偷盗。饶尔炼得至此田地，亦未可顺汝意在，直待证无量圣身，始可行世间逆顺事。古圣施設，岂有他心？只为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赚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广行遮护。千经所说，万论所陈，若不去淫，断一切清净种；若不去酒，断一切智慧种；若不去盗，断一切福德种；若不去肉，断一切慈悲种。三世诸佛，同口敷宣；天下禅宗，一音演畅。如何后学，略不听从，自毁正因，反行魔说？只为宿熏业种，生遇邪师，善力易消，恶根难拔。岂不见，古圣道：「见一魔事，如万箭攒心；闻一魔声，如千锥札耳。」速须远离，不可见闻。各自究心，慎莫容易，久立珍重。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48 册 No. 2017 万善同归集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23 (Big5), 完成日期: 2009/04/23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 佛教计算机信息库功德会提供, CBETA 提供新式标点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 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